

胡寄陸著

何海鳴著

四大名家小說

色天笑著

徐卓呆著

喜 奴 心 哀 樂

上海
大眾書局
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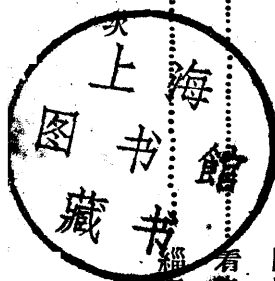
A541 212 0024 3180B



哀 第二集目次

- 第十一回 竹枝留賓座多俊侶……………郊游約伴村號麗娃
- 第十二回 秋花如錦點綴鄉居……………電炬零星喧騰餐席
- 第十三回 逞玲瓏嬌婢謔餘音……………多惆悵戀人遲好夢
- 第十四回 良友有情尊邊傳戲謔……………佳人無恙夢裏得安恬
- 第十五回 淒涼殘照游子動深悲……………蕭瑟寒風聞人繫遠念
- 第十六回 細針密繡熨貼製絨衣……………究棄葶根低徊解羅帕
- 第十七回 冬雪初飛圍爐小坐……………春雲乍展拔幟先登
- 第十八回 靜中動思開展覽會……………閑忙裏激起勞賢家
- 第十九回 是素非丹戀成三角……………看朱作碧禍起雙胎
- 第二十回 碧海黃泉拚彼同命……………緇衣素衲了此餘生

哀 第二集 目次





夏
第二集
目次



第十一回

竹紋留賓座多俊侶

郊遊約伴村號麗娃

秋已來了。果然有一味新涼。沁入人間肌膚。可是尚有餘熱。依戀不去。這好比兩性之間。熱戀之時光。已經過去。漸漸有些冷澹下來。可是偶然回顧。不無心上溫馨。也有些戀戀不捨似的。夕陽雖好。已近黃昏。牠却還斜繫林梢。緩緩的向地平線隱去。黃筠青已換了一件水紅秋羅的長旗袍。把那些通明纖薄的蟬翼紗的衣服。預備收拾起來。無奈那幾天的午後陽光。還是熨着那靜寂的大地。悶悶的又沒有風。大概是在醞釀一場新秋的雨。黃筠青揮着一柄是一個杭州親戚送給小弟弟做玩具的秋葉式小紈扇。額上還沁出微微的香汗。黃太太從昨天晚上已經有了約。是有一位史太太要到伊家裏來打牌。這位史太太。其實也是一位姨太太了。不過他們一家中。都尊之爲太太。實在這位史老爺的原配夫人。現在



不知在那裏。也有人說。從前史老爺有是有一位太太。已經是故世的了。也有人說。這位太太。還是在家鄉。常常的有信來。不過史老爺不教伊到上海來。即使有信來。寫的是什麼話。只有史老爺一個人知道。別人無從問津。再者。史宅的一個老賬房。或許知道那太太的地址。有時要教他寄一些錢。只是人家都不敢提起從前太太的事。不但是在現在這位太太面前。不可提及。就是在老爺面前。知趣一點的人。也是以不提起爲妙。因爲也是家中一個老僕人。偶然提起這位太太。話還沒有說完。被老爺哼了一聲。說「多嘴。」嚇得那老僕人。把那句沒說出來的話。咽向肚子裏去了。因此大家在主人面前。相戒不敢提起。現在這位太太。年紀說有三十多了。可是瞧上去。只好像二十四五歲。自然是在平素保養得好。加着伊的裝飾。是力趨時髦。一般新流行的名詞。喚做摩登女子者。伊是



一位在年齡上漸漸要落伍的人。幸虧伊的極力掙扎。就好像駐顏有術了。只是伊總離不開化妝品。臉上還是吹彈得破的樣子。眉毛也是畫得彎彎地細長的。直到了鬢邊。唇上還是塗着紅紅的胭脂。頭髮也是長長的。翹在頸後。還把它燙得似雞毛掸般的一拳。和他們比伊小了十歲年紀的小姊妹們。成羣結隊的遊戲。可是要把伊細細的端詳。到底和十六七十八九的姑娘們。有些不同。可惡的時間之神。會在人的肌膚上。刻着記號。這裏史太太以塗澤之工。化妝之美。平時使人不覺得。到底是額間添了許多淺淺的皺痕。眉心鼻準上增了不少的粉痣細點。尤其在迴眸一笑之間。眼角眉稍的旁邊。顯露出似蓬梢一般的痕跡來。幸而伊自己還不大知道。上一次。伊已經到黃太太那裏來過一回。黃太太吩咐筠青喚伊一聲伯母。伊大不願意。伊一定要和筠青姊妹稱呼。這與其說伊



是謙德。無寧說伊是不甘做伯母的可憐心情。昨天他們在一位朱太太的家裏打牌。從下午三點鐘打起。打到了喫夜飯的時候。整整的打了十六圈。恰巧是黃太太贏了。那位史太太輸了。一般普通打牌人的心理。輸了的終不肯休歇。以爲先前是手氣不好。希望遇到一個機會。做成一副滿貫的牌。可以恢復以前的損失。所以在史太太的意思中。吃了夜飯以後。再打八圈。至多到十二點鐘回家。在上海地方。也不能算遲。黃太太是贏家。在這打牌的四人之中。年紀比較最高。雖然這十六圈牌打下來。腰背有些兒痠楚了。可是贏家不好說不來了。朱太太是主人。也不能說喫了夜飯。教人家就走。倒是那位張四小姐。伊也是輸家。伊說。我是不來了。我出來的時候。原沒有預備打牌的。我的身體不好。回去還要喫藥。咧。史太太。您要翻本。明天也有日子。明天到我家裏來吧。我們今天約定了。還



是我們原班這四個人。好不好。黃太太連忙說道。不。明天到我家裏去。你們也原久不到我家裏去了。不過我那裏地方狹窄些。原來他們就是這樣的輪流下去。今天到這家。明天到那家。是上海頂有福氣的太太們。所以今天的一局。是昨天晚上就約好的。黃太太從早晨起。就吩咐飯司務。有幾位太太。今天要來打牌吃夜飯。預備一些新鮮而可口的菜。還叫人去購買些水果糖食之類。藉以餉客。可是伊的那位女兒黃筠青。根本就不喜歡打牌。有時遇到三缺一的當兒。伊也勉強湊一脚。只是四圈以後。伊就厭倦了。並不是伊的技術不佳。實在伊沒有那種興味。黃太太知道伊女兒的脾氣。倒也不去強迫伊。筠青雖然是對於伊母親的許多女朋友。見了面時。都十分周旋。他們都比伊長一輩子。也說你們的三小姐和藹有禮。其實伊是一個好靜的人。很不願意和他們似一窩蜂般闖出園。



進。今天家中有女客來。當然要跟着伊母親出而招待。偏偏李光啓在昨天約了他們姊弟。說是明天到麗娃村去玩。那個地方。筠青和元吉都沒有去過。上海幾個公園。大概都已一覽無餘。這個沒有去過的地方。好像沒有嘗過的食物。以爲必定有些新鮮味兒。尤其是小弟弟。聽得了這個新地方。便跳出跳進口。口中唱着麗娃栗姐。麗娃栗姐。筠青說道。你慢高興。等姆媽回來了。不知道讓你去。不讓你去。我們自然要同姆媽一淘去。這個地方。伊也沒有去過咧。元吉道。姆媽不去。我們三個人也可以去。元吉由他幾天來的經驗。早就知道不必要母親同去。或因母親同去了。反而要禁止他的跳躍遊戲。使他不自由。及至黃太太回來以後。他就首先報告。說表哥明天陪我們到一個新開闢的麗娃村去。姆媽你也一同去。吧。黃太太道。我是不去。明天下午。還有客到我們家裏來打牌咧。元吉搶



着說道。你不去。那末我們三人同去。黃太太也早聽得有個新開關的喚做什麼麗娃村。完全是一種鄉村風味。不過那種鄉村。却帶着一種外國氣息。去過的人回來說。一點沒有什麼意思。既然說沒有有什麼意思。爲甚麼去的人却是很多呢。張四小姐和朱太太全都去過。還說是汽車不能直達。須得用渡船渡過對岸去咧。上海人總是一窩蜂。黃太太本也想到所謂麗娃村去看看。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。只是明天却已經約了他們來了。萬不能放他們的生。便道。那末你們也過一天去不好嗎。元吉道。不是呀。明天是個星期日。去的人最多。這是啟哥請客。他說了明天去。再過幾天。啟哥哥和好姐姐。也都要開學了。而且說秋涼以後。那個麗娃村也就要關門了。黃太太似乎有點使氣的樣子。說道好。那末你們明天去吧。我是要等他們來。不能陪你去。停一停兒又道。我聽說到那麗娃



村。還要用擺渡船渡過去。汽車不能直達到那裏。你們可要當心呢。筠青要安慰伊的母親。使伊放心。讓小弟弟去。便道。那倒姆媽放心好了。一路上我會得招呼他。不想這一句話說了。黃太太也以爲筠青願意和光啟一同去遊玩。便道。那末你們早一點回來。到家裏來喫夜飯。這位黃太太也都很隨俗的。教光啟也回來喫夜飯好了。到了明天。一清早元吉便跑到了光啟房中。喚道。啟哥哥呀。你說今天下午陪我們到麗娃村去遊玩。這話兒是算數的嗎。光啟道。怎麼不算數。你們難道不高興去嗎。要是你們不去。那我也就不去。元吉道。姆媽是不去。伊說今天有客人要來打牌。咧。我和好姐姐是去的。光啟心想那就最好了。便道。那末我們三個人去。早去了也沒有意思。我們到三點鐘纔去。等一刻兒我去打電話。叫我的車子來。原來李光啟本有一輛很精緻漂亮的汽車。還是六千多兩銀子。



從美國買來的。因為他在學校裏的時候。是住在學校裏的。用不着天天要汽車。而且學校的宿舍那邊。也沒有安放汽車的汽車間。所以他還是寄在一個朋友家裏。這朋友自己也有汽車。他那個汽車間容積很大。他要汽車時。只要打一個電話去後。汽車就開來了。此刻在沒有開學的當兒。他每天陪了他們姊弟出去遊玩。正用得着那輛車子。但是今天黃筠青的意思。倒願意吃了午飯以後。早一點出去。因為出去得遲了。那班花枝招展的太太們來了。少不得要出去敷衍他們一陣子。又要和他們說許多違心的客氣話。又要聽他們說許多肉麻的讚美詞。不如避去了要好得多。但是伊母親說。你不高興和他們應酬。就躲在自己房間裏不出來了。却是有兩位熟溜的常來的太太。也會吵到伊房間裏去。因此黃筠青的意思。還是早一點出門的好。橫豎今天是星期日。喫過了午飯以



後約莫有兩點鐘敲過的時候。伊就低低的叮囑小弟弟。教他去催着啟哥哥去打電話喚汽車去了。黃筠青又去換了一件蘋果綠新從剪刀口裏做好的秋雲羅的旗袍。頭髮是養得長長的。燙得彎彎的。是一種最時髦最美觀的樣子。澹銀色的高跟皮鞋。襯着櫻白色的長統絲襪。伊也把小弟弟打扮起來了。一身白灰色嗶嘰的西式童服。短褲露出了膝蓋。花襪黃皮鞋。還戴了一頂闊邊草帽。待汽車一來。他們便似躲避什麼債務一般。立時出發。黃筠青臨走的時候。伊母親還囑咐着回來吃夜飯。李光啟却笑着說。也許不回來喫了。說時也不等待黃太太再說什麼。他們便上了汽車走了。在汽車裏是黃筠青和李光啟坐在兩傍。把個小弟弟坐在中間。好似兩國之間。有一個緩衝地帶。其實黃筠青還不大覺得。李光啟對於伊的愛情種子。已深深地理了進去。而且漸次在那裏發着萌芽。



了。因爲李光啟生平從未對於那一位女性留戀過。好像女人和他是毫無有什麼關係的。他對於友朋中。有沉浸在戀愛中的。他還要笑他們是在那裏發傻。揶揄他們沒有一點丈夫氣。而那些打扮的過分時髦的摩登女子。他就背地裏呼他們爲妖怪。他的性質呢。在少年英發中。不免帶有一種粗暴之氣。他拙於巧妙的使女性喜歡聽的言詞。不但如此。他還有那不知不覺間藐視女性的態度。到了對方譏諷他時。他也無有言說。或者人家看起來。好似他木木然還沒有覺得。他的身體是可以算得一個強健的模型了。就只天天上運動場。面目黝黑了。連肌膚也不大白。有人說他是生長在南洋的緣故。那一雙眼睛。却深深的窪在裏面。很有點像西洋人。可是他看起人來。注射出一種光來。人家有點兒怕他。尤其是女性中。總喜歡男人家的柔和的目光。不喜歡他那種咄咄逼人的樣子。



有幾位學校裏的女同學。甚而至於說李光啓這一對眼睛。所謂目露兇光。在中國的相書上說起來。將來是不得好死的。這也可見得他們不歡迎他目光的一斑了。就是他那蓬亂褐色的頭髮。從來不知整理。却似老鴉窠一般。他對於那班頭光面滑。梳理得似黑漆髻鬚。光可鑑人的同學們。便訕笑他們同女人一樣。做出那搔首弄姿的態度來了。可是他的身軀健碩。却爲許多人所稱羨。好在那時候。即使女性不歡迎他。他也無須乎女性歡迎。他在學校以內。或是學校以外。從來不追逐女性。因此人家也很原諒他。他無論對於學校中的男女同學。都很坦白。就是和他略爲接近的體育界女同學。和他交際。完全是朋友關係。從沒有一點涉於男女之情的夾雜其間。當他初到上海來的時候。黃太太倒心裏會經動了一動。想我們中國人都喜歡親上加親。尤其是表兄表妹表姊表弟間結



婚。他們江浙人稱之爲『回鄉女兒』。便是女兒嫁了出去。女兒的女兒又嫁了回來。現在李光啓是我的姪兒。講到門第是不用說的了。要是同他父親說。也沒有不贊成的。講到那孩子的人品。也是一個很好的青年。雖然說他有點野頭野腦。又說他的娘。是個夾種。他也有點外國人的神氣。外國人的脾氣。這在近來那種世界。是沒有關係。好在他們將來總是組織小家庭的。我就只有這一個女兒。我也不會讓伊離開了上海。到南洋去的。這些都不成問題。就只知道筠兒心中如何。現在那班青年男女。在學堂裏念書的人。他們都要自己做主。他們是反對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的。筠兒的父親已經故世了。那位哥哥。却是異母所出的。爲了他妹妹的親事。他雖然也寫過信來。但意思中還是叫我作主。筠兒偷然願意的。那倒取生不如取熟。彼此都是知道一切的。可不是很好一件事嗎。那



時大家還很年輕。黃筠青還沒有進那個學校。黃太太因想只要有了此心。慢慢的進行就是了。也要看看對方有此心。沒有此心。不然。我們去碰這釘子。太覺沒有意味了。果然李光啓初來時毫無此意。一來是他的口音不對。上海話說得不好。二來那黃筠青在一個教會學校裏念書。兩人在家謀面接觸的時間太少。及至筠青也進了李光啓所肄業的那個學校。黃太太以為那個機會又接近了一點了。不想雖在一個學校裏念書。他們因為所選取的科目不同。朝夕可以不相謀面。黃筠青在學校裏。當然不會去尋伊的表兄的。那李光啓見陌生的女人。他是說不出話的。所以也沒有去見他的表妹。反是在家裏。或者是逢着星期日。黃筠青在家。李光啓來訪他的姑母時。偶然地遇到罷了。也不過彼此應酬寒暄了幾句。沒有什麼深切的談話。及至後來和陳士華相識了以後。一天天的



親近起來了。論起來陳士華和他們黃家也關一點葭莩之戚。只是沒有李光啓那樣的嫡表親近。那時候李光啓也不大到姑母處來。黃太太認爲李光啓無意於此。所以陳士華便一天天的親近。李光啓便一天天的疏遠。這一回李光啓來了。恰在暑假將過。還沒有開學之前。黃筠青從莫干山回來。也在家中。不大出門。李光啓出去找找幾個同學。也都沒有來。因此和他表妹相見的機會很多。而且那時候李光啓也漸漸趨於上海化了。對於陌生的年青女子。雖然有點兒跼促態度。對於馴熟的女子。也覺得沒有什麼拘束了。有時大家出門去遊玩遊玩。總是坐着李光啓的汽車。有時不出門。飯後清談。便什麼話都談了。到了有幾回黃太太沒有同他們一同出去。李光啓陪了他們姊弟兩人同遊。李光啓雖然在黃筠青前沒有表示什麼。可是在無形之中。李光啓的心神。漸漸兒傾注到黃



筠青的身上去了。加以陳士華因爲他母親有病。留住嘉興。不能馬上便來。李光啓在無意之中。却有乘虛而入之勢。這天的麗娃村之遊。又使李光啓的熱情。推進了一步。原來這個麗娃村。却在蘇州河的對岸。是一個荒村。中國地方。那種荒村。總是一灣流水。幾樹垂楊。半畝菜畦。數椽茅屋。偏偏那個所在。被一對白俄的夫婦。借住在那裏。俄羅斯自從革命以來。改了蘇維埃政府。他們自稱爲紅俄。把那班逃亡在外。反對現政府的僑民。呼之爲白俄。白俄無國可歸。到處流浪亂走。尤其是和吾國爲比鄰。他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向我們內地亂跑。也有的算是歸化於吾們中國的。那一對白俄夫婦。既借住了這一塊地方以後。他們便把它略爲佈置佈置。種了一些花木。編了幾架籬落。造了一座茅亭。便好似一個外國式的花園。那個男人。聽說還是一位音樂師。其實那種俄人。能拉拉提



琴的。不算一回什麼事。那個女人呢。在烹調大概有一些經驗。他們在失業之中。總要想個法子。自謀生活。天上是掉不下麵包來的。那末他們趁着這夏天。布置了幾隻籐椅板棹。鋪上了幾方雪白檯衣。預備些冰淇淋。冰汽水之類。可以招人在此納涼小坐。他那個地方。略占優勝的。就是從蘇州河灣進來有一個方塘。倒也很寬闊。把外河隔斷了。可以做一個游泳之地。那蘇州河對岸就是個租界地。那裏住居的歐美人不少。西洋人在市場中執業的。每逢禮拜休息的日子。喜作郊游。也就到了他那個地方坐坐。他們原希望吸引幾個外國人來。藉以補助他們一點兒生活。不想後來却鬧動了許多中國人。大家都要去觀光觀光。



哀 第十一回



第十二回

秋花如錦點綴鄉居 電炬零星喧騰餐席

這個麗娃村。最初就是那一對白俄夫婦在那裏支持。男人就是音樂師。女人就是當庖丁。或是侍者。有幾個客來了。男人就是拉着梵啞令以娛賓。女人就是奔走在座客之間。託着盤子。似穿梭一般的穿來穿去。年已三十多歲的徐娘。還是穿了淡紅的袒臂露胸的衫子。對人嫣然媚笑。後來去的人。倒漸漸地多起來了。他們覺得僅是夫婦倆是張羅不來了。添了一兩個會做西餐的侍者。女人方面也添了一個他們同流亡的女孩。子來幫忙。但是到那個麗娃村的。還是限於外國人居多數。不想有一個休息日。有兩個在公共租界洋行裏辦事的西員。帶了好幾個中國職員。到麗娃村來喝啤酒。他們回去了以後。便向中國人職員中。大事宣傳。好似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的一般。說得那個地方怎樣怎樣的好。風景怎



樣怎樣的幽雅。還有天然的游泳池。於是你也去看看。我也要去玩玩。凡是沒有到過的地方。經許多人一傳說。總要去觀光一次。也不管他是好是歹。本來上海人就是一窩蜂的。漸漸的興動到那班太太小姐們。有幾處什麼兆豐花園。法國公園。已經玩得發膩了。有這樣一個新鮮地方。非玉趾降臨不可。他們原是逢場必到的。汽車正閒着沒有地方去。又因為他們的名兒也取得好。叫做麗娃村。是何等香艷呀。這恰好是上海新到了一張影片。喚做「麗娃栗姐」。那是一張有聲片子。裏面有那名曲麗娃栗姐的。同時還到了許多留聲機器的唱片。也是唱着麗娃栗姐的。那個白俄的村主人。本來是個音樂家。他說我們這裏也要一個名兒。就喚做麗娃村吧。因此大家震於麗娃村之名。不知道有多少麗娃。其實只有一個半老瘦長的俄國婦人。和一個高鼻子藍眼睛的黃毛丫頭而已。



有什麼可稱爲麗娃的。倒是近來被許多人以及報紙上闢動了以後。到那裏去觀光的漂亮女郎却不少。連那書中的主人黃筠青也去了。可見它確乎有些魔力了。這時黃筠青等的汽車。到了那邊。須得擺渡過去。李光啟的汽車夫。大概是已經到此地來過的了。還沒有到三點鐘。却見似一字長蛇陣地一排排停着各色各樣的汽車。想見今天的遊客是來得多了。元吉雖然有點兒病。還是個活潑的孩子。他瞧見有許多汽車停在這兒。早已高興極了。便從汽車上躍下。縱縱跳跳的。他的好姐姐連忙去拉住了他。喚道。小弟弟。你要當心啊。這裏亂得很。橫七豎八的汽車。他們正在掉頭。我們還要擺渡過去咧。你不能一個人亂走啊。李光啟笑道。您放心。小弟弟交給我好了。到了走上渡船的時候。李光啟輕輕巧巧的把小弟弟一抱。又張開一隻手。教筠青扶着他的臂膀而行。那種渡船是方



形的式樣有些兒笨重。其實倒也還穩。原是麗娃村備好了接送遊人的。渡到對岸。從兩傍都是玉蜀黍的叢林裏。蜿蜒地一條小徑。走過了幾座茅團。和一個糞坑。纔瞧見一帶黑竹籬的門。進去了便繞了幾個灣。湧現出一片空闊的場地。雖然在各處也栽植了不少的紅的黃的白的紫的秋花。但也是東一簇西一簇的。那空闊的場地上。也擠滿了不少的遊人。婦女們各種顏色的衣服。也是東一簇西一簇的。和秋花爭妍。還有許多人沒有坐地了。就坐在草地上的。今天星期日。來的遊人格外多了。他當然夫婦兩個和兩個助手張羅不來了。臨時雇了幾個侍者。却也手忙腳亂。因爲他們的桌椅不夠了。幸虧李光啟和一個侍者素向認得的。好容易託他想法子。弄到了一隻藤茶几。兩把有些脫了藤絲的圈椅。開了兩瓶汽水。來了兩碟洋點心。元吉是那裏坐得住。覺得那個地方。確有些鄉



村樣子。他們坐的地方。本來在一棵大楊柳樹的底下。却面對着這個方塘。有許多人正在游泳。水淋淋的。從那河裏鑽到岸上來。元吉從來沒有見過的。詫爲奇觀。李光啟覺得這個公園不像公園。別墅不像別墅的地方。聚了這們許多人。只覺得沒意思。而來遊的人。却覺得津津有味。那種雜亂猥陋的所在。怎麼也可以號召得動這許多人。轉念一想。自己也是被號召中之一人。不覺啞然失笑。却望了一望黃筠青。因想昨天約他們來。還是說得那麗娃村怎麼的好。如今大失所望。但是我也沒有來過。也只聽得朋友們的言過其實罷了。他對於黃筠青。好像有些抱愧地一笑。說道。這裏沒有什麼意思啊。黃筠青素來不大說話。也點點頭。報之以一笑。依着李光啟卞急的性子。恨不得立刻拔脚就回去。但是此刻和他們姊弟同來了。只得耐着性子。他便向黃筠青道。怎麼樣。我們在這裏坐坐。



呢。還是就回去。筠青也覺得那個地方沒有意思。却見小弟弟倒跳來跳去。十分有興。便道。既然來了。我們且坐一會兒。我以為這種地方。就不值得許多人當做一個公園般大家闐來。倘然有二三友朋。在此納涼小坐。也未始不是一個幽美的地方。久居城市的人。來領略這鄉村趣味。也是好的。正說着。只見有一羣雪白的鵝。約有五六頭。伸着他們的黃頭。在池塘中結隊踏波而行。從綠波中更顯出牠們的白羽。元吉拾起了一丸石卵。向那鵝羣打去。那鵝也不怕人。向着人亂叫。好似和人抵抗一般。黃筠青笑道。這個麗娃村。我聽得人說是白俄人開的。偏偏養了這一羣白鵝。白鵝好像是象徵白俄的。李光啟隨口說道。你說這地方不值得大家當做公園一般的湊熱鬧。這話是對的。這裏本來是個鄉村。現在却帶了一點洋氣。這好像是一個村婦。穿了一身洋裝。當然是不得勁兒了。這也是



上海近來的一種風氣。從前馬路上那種新造房子。題個名兒。總是喚做什麼里的。喚做什麼坊的。已經比較的少了。此刻新流行的。却題了什麼村什麼村。我也沒有瞧見過那種繁華的村子。在那種繁盛的市區裏。怎麼可以喚做什麼村什麼村。這些地方。明明暴露出一個名不副實。那個麗娃村。本來可以一覽無餘的。他們坐了一坐。雖然遊人還是續續而來。那夕陽的光。已從柳絲中穿出。映照在池塘中。閃成一片金黃的色彩。耀花了人家的眼睛了。元吉還留戀在那裏。要看人家的泅水。李光啟道。小弟弟喜歡游泳。我幾時帶你到正式的游泳池去。他們出了麗娃村。渡過對岸。汽車夫在那裏候着。李光啟說。我們這時候回去不太早嗎。還沒有到四點半鐘咧。黃筠青一想。這時候回去。伊母親的一班打牌同志。剛剛入局。伊雖說叫我躲在房裏。不用出來應酬。可是也沒有意思。遲一點



回去也好。但是却到那裏去呢。正在躊躇中。李光啟接着說道。我們去看電影去吧。不是南京大戲院的「西線無戰事」已經開映了三天了。聽說還是擠得很。我們現在去看五點半鐘的一次的。剛纔正好。去遲了便找不到好地位呢。元吉聽說帶他去看電影。又跳得幾尺高了。果然因爲是一張名片。老早就坐了滿滿的人。電影院散出來。已是七點多鐘。滿街都是燈火。黃筠青主張回家。可是李光啟說。不必一定要回家去吃夜飯。我們到霞飛路去喫俄國館子去。白天既遊了俄國的鄉村。晚上還須喫俄國的菜館。霞飛路有一家卡慶谷菜館。我倒去喫過幾回。菜很不壞。他們的那個廚子。說是在俄皇亞歷山大那裏做過。還是個皇家廚子。咧。好在那個地方。也離我們家裏不遠了。元吉聽了。就高興道。可不是我們每天晚上回去的時候。經過那裏。門前停了很多很多的汽車。我們問



問他們。說是俄國的花園飯店。不就是那個飯店嗎。李光啟道。正是那個地方。今天是星期日。還有什麼音樂跳舞咧。這時他們兩人都顯出高興樣子。黃筠青要說不去。也不免掃他們的興了。黃筠青就是這一種個性。就是不願意教人不高興。於是他們的車子。就開到霞飛路俄國菜館去了。李光啟丟了一塊錢給汽車夫。叫他自去喫夜飯。到十一點鐘來接他們。他們走入了那個俄國飯店。却見廣大的一片草地上。擺列着一排排的桌子椅子。一排排的桌椅上。也坐滿了一排排的人。因為雖然已入初秋。天氣還是暄熱。許多人都喜歡在戶外坐地。在那露天餐席上。還張着許多大傘。大傘的周圍。却鑲了五彩的小電燈。一齊燦爛明亮起來。這是使小弟弟見了拍手歡呼。那裏一對對的外國人很多。却也有十分之三的中國人。李光啟曾經來過了幾次。他知道這裏的拿手菜是什麼東西。



俄國菜以冷食著名的。不一刻兒大大小小的碟子擺滿了一檯子。黃筠青道。這們多的菜。那裏喫得了呢。李光啟笑道。不要緊。我們選擇了幾種。其餘可以退還他們的。光啟又知道筠青不喜歡吃濃重的味兒。選了此地著名的鷄湯之類。元吉是聽得今天晚上有音樂跳舞等等。只是追問着光啟道。啓哥哥。你說今天晚上有跳舞。怎麼沒有呢。光啟道。早咧。要到九點鐘以後。你能等到九點鐘以後。不想睡覺嗎。元吉道。那自然等到九點鐘以後。他們在十二點鐘以後。我也等到十二點鐘以後。筠青道。說癡話。回去得太遲了。不被姆媽罵嗎。只見一刻兒工夫。人已坐滿了。好像天也是來湊熱鬧的一般。不到八點鐘的辰光。澄明的天空中。已漾出一股清碧的光華。那光華中便托出一個圓滿皎潔的月亮來。雖然在許多電燈燦爛之中。他却是很高高的俯視一切。到底是秋天了。到了夜裏。漸漸



覺得清露濕衣。就有一點兒涼意了。從來月下的美人。比了燈下的美人。自有不同之處。那澹白色的月光。照在筠青的豐鬢。愈見伊的美麗。伊的短短的袖子。露出了一雙手臂。真使人有清輝玉臂之思。那時李光啟。對於全院子的人。都不在心上。全副的精神。却注意於黃筠青一人之身。原來戀愛就似睡獅一般。不動的時候。便似睡着鬚髯。一醒了的時候。却有很大的力量。李光啟以前對於任何異性。不曾惹動他的心。就是對於他的表妹筠青。也不是初次見面。可是在當初。滿不在他的心上。雖也覺得可愛。但這個愛。不過是兄妹之愛。只覺得筠青的和藹。筠青的大方。此刻却另有一種。好似有一樣東西。膠結在他的心頭。解脫不來的了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。怎麼會得如此的。何以從前見筠青。也不過如此。現在却一舉一動。一顰一笑。都好像能動盪人的心魂。從前到黃姑母家裏。



不過偶然來一回子。便就走了。現在却好似一天沒有看見筠青。好似失掉了一件寶貴東西似的。這時的李光啟。真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。不過他的詞令是遠不及陳士華。他本來有些怕見女性。見了伊們是說不出話的。雖然此刻和黃筠青已經算是廝熟。可是他在緊要關頭。還覺得期期艾艾。沒有適當的話。他那時已經覺得有強烈的飢渴了。可是只會漲滿了緋紅的臉。說不出什麼來。然而他在這個當兒。的確是抓到了一個機會。一個是什麼機會。便是陳士華這幾天不能到上海來。開學期是很近的了。無奈他的母親又病倒了。老太太說。華兒。我是老毛病。一回兒好。一回兒不好。沒有什麼大關係的。你學校不久就開學了。你也得預備預備吧。你不用守着我。要是守着我。那只好一輩子不到學校裏去。年青人求學問要緊。你明天就去吧。陳士華道。離開學還有三天。況且開學以後。



又得歇了一個星期。纔得正式上課。那是上海各學校的習慣是如此的。不忙着就去呢。實則陳士華見他的母親雖催他到上海學校裏去。又說伊的病是常好常歹的。但是他瞧這兩天內。他的老母衰頹得很。說話兒是有氣無力的。尤其是夜裏睡不着。一夜儘在那裏翻騰。而且家裏又是人少。親切的人。只有他一個大嫂在這裏。但他還得主持家務。老太太病重時。須互相看護。或是大嫂管白天。他管黑夜。或是他管黑夜。大嫂管白天。所以他雖然寫信給筠青。說不久就到上海來了。但是終不忍捨了這個衰病的老母。悵然而去。好在筠青給他們信。也是勸他在家裏多耽擱幾天。也不要緊。說學校裏正式上課。也還有十天八天。儘可以從容一些來。果然一星期以後。他的母親漸漸兒又有些回復健康了。伊原說伊的病是好一回。歹一回。不算一回什麼事的。居然可以在房間裏的籐椅子



上坐坐。喫半小碗燒得稀爛的飯。到那個當兒。老太太又勸他的兒子到上海去了。伊說道。華兒。我如今是大好了。你也可以放心到上海去吧。聽說學校裏已經開過學的了。儘在家裏。也不是事。上海到嘉興。又是很便當的。我倘然再要病了。一封快信。便可以把你找回來的。你明天就動身吧。陳士華見他的母親。這兩天果然大有起色。蒼白的老臉上。也有紅潤之意。胃納也覺得好起來。當伊的大兒媳婦問伊想喫些什麼東西時。伊也高興點出一兩樣菜來。適於病體初愈的人。而不妨礙未病的人的那種菜來。老太太總是體卹人的。說既然費了事。爲我弄了菜。大家利益均沾。況且華兒就要到學校裏去了。這學校裏的包飯。是沒有什麼好味兒的。士華覺得他母親硬朗得多。那時便辭別了伊到上海來。一到了上海。知道學校裏正式上課。還有三天。他便跑到馬斯南路的黃家來。他以爲



這兩天學校沒有開課。黃筠青一定在家裏。因爲有半個多月沒見到。好像有一種飢渴之忱。誰知到了黃家。按了門鈴。那個阿寶出來開門。見了陳士華。說道。咦。陳少爺。你幾時來的呀。士華道。我今天剛到。他們都在家嗎。阿寶道。陳少爺請裏面坐坐。讓我關好了門。不然我們那隻小白便要躡到馬路上去的。陳士華覺得這有些所問非所答。我問伊他們都在家嗎。伊偏偏講小白的事。阿寶關好了短欄門。便跟在士華的背後。笑嘻嘻的說道。陳少爺今天來得不巧。他們吃了飯。都出去游玩去了。士華急問道。三小姐也出去嗎。阿寶道。三小姐出去了。太太也出去了。小少爺也出去了。都是李少爺陪了他們一同出去的。陳士華聽了先自一怔。便問什麼。李少爺。阿寶道。就是有些像外國人面孔的那位李少爺。他是我們太太的姪少爺。不是陳少爺也認得的。他和你。又和我們三小姐。在一個學



校裏讀書的嗎。陳士華纔想起來了。那是李光啟。是我們學校裏的一位體育健將。確是筠青的表哥。筠青的到我們這個學校來肄業。動機還發自李光啟咧。這黃筠青從前常談起的。而且也介紹我們見過面的。又說去年曾經住過在他們家裏。因為有一天。陳士華在筠青家裏。玩得很夜深了。而且天又下雨。黃太太留他住在那裏。說我們樓下有一間客房。不過小一點。清爽倒還清爽。有牀有帳。這是我的姪子李光啟。在這裏住過的。也是你們的同學。想也認得的嗎。倘然不嫌怠慢。就在這裏住一夜吧。陳士華却不肯住在那裏。還是回去的。他因此知道李光啟這一次來。大概是住在他姑母那裏的。可是他確知道李光啟雖則和黃筠青是表兄妹。他們倆是了無情愫。雖在一個學校裏。從來不大見面。遠不及自己和黃筠青的親密。這是可以放心的。這回李光啟來了。住在他姑母家裏。趁



這幾天學校裏沒有上課。他們一同出去游玩。也是人情之常。我正想到爲了母親的病。遲來了幾天。一到就要預備上課。也再沒有餘暇。陪着他們姊弟一同去游玩了。在此已涼天氣。不免辜負秋光。現在倒有位李光啓來。陪他們游玩幾天。却也是好的。因不免隨口問道。你知道他們今天到那裏去游玩的呢。阿寶道。聽得李少爺說。在江灣新開了一個花園。叫做鞞園。那個開花園的主人。還是李少爺的朋友咧。這個花園本來是不開放的。說是新近纔開放咧。阿寶開了樓下那個會客室的門。說道。太太出去了。連老張媽也去看伊的女兒去了。只有我一個人在家看屋子。陳少爺你坐一坐。我去拿茶來。陳士華說道。不忙。不過他今天心裏有些悵悵然。因想自己先不曾打一個電話來。問問他們在家不在家。自己的如意算盤打得太穩定了。以爲他們必定在家中。不想偏偏撲一個空。雖然



在前兩天曾經有信寫給筠青。告訴伊就在這幾天裏動身到上海。難道教伊守候在家裏。不出門等我。也沒有這個理由呀。譬如李光啓約着他們母女姊弟一同出去游玩。難道伊可以推託不去。守候我來。況且我也沒有確定說是那一天來咧。不過跑到此地來。心中所渴望想見的人。偏偏不見。那是誰也覺得有些無聊的。也不知道他們要到什麼時候纔回來咧。這得問問阿寶。或者可以知道。



第十三回

逞玲瓏嬌婢謔餘音

多惆悵戀人遲好夢

不一回兒。却見阿寶用玻璃杯子泡了一盞新泡起來的兩前茶。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不等陳士華開口。便問道。陳少爺。今天沒有坐你的汽車來嗎。他們今天是坐了李少爺的汽車出去的。士華道。我今天纔到。便一徑來此地的。所以沒有去招呼我的車子。李少爺他住在這裏嗎。阿寶道。住在這裏有十幾天了。這一回他不比從前。常常和太太小姐小少爺一同出去游玩。他的汽車很大。我也跟了我們小姐坐過。有一天。他們去看戲。也帶了我一同去咧。阿寶因爲今天家裏沒有人。好像伊有招待陳少爺的責任。不可放棄。伊年紀雖小。却也有些聰明。伊知道誰是誰的朋友。倘然那班打牌的同輩太太們來。這完全是太太的朋友。有幾個十一二歲的小朋友來。那是小少爺的朋友。有幾位女同學以及陳少爺來。那是小



姐的朋友了。凡是朋友來到家裏。主人總要盡招待之責。主人今天不在家裏。伊就要代盡主人之責。不能把一個客人冷清清的丟在會客室裏。所以伊便來敷衍了。而且那個婢女的年齡。已經到了漸諳情事的時期了。伊也瞧得出陳少爺和他們家的小姐。好似有一種密切的關係。但只是默誌在心裏。不說出來。他送了茶進來。却不馬上走出去。拿了一個雞毛撢帚。把鋼琴蓋上薄薄的一層灰塵。拂拭一下。回頭又把火爐架上所供的瓶花。扶一扶正。陳士華想不到今天跑來撲了一個空。全家都出去了。只留伊一個人在家裏。又知道伊是伺候筠青的。隨意的和伊攀談。問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。阿寶道。那是說不定的。他們有時吃了夜飯。或是看了電影回來。今天太太一同出去的。所以更放心了。士華道。有時太太不同他們一塊兒去嗎。阿寶點頭道。是的。太太只要有碰和的



約。伊就不出去了。我們太太只要有和碰。伊隨便什麼好玩的地方。不高興去了。所以有時却是李少爺和三小姐小少爺一同出去。士華聽了。沉吟不語。阿寶又接着說道。要是我們太太不去。他們就回來得早一點。因為到了天黑了。小少爺還沒有回來。太太就要掛念了。因此他們就老早就回來了。要是太太一同去的。那就吃了夜飯看了電影回來也說不定。今天太太一同出去的。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回來。陳士華這時却躊躇了。想照了阿寶所說。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回來。我還是在這裏等他們回來呢。還是不等他們呢。因想等他們是太無味了。還是關照了阿寶。說我明天再來吧。但是此刻出門。惘惘然到那裏去呢。正在低頭沉思之際。那個阿寶。覺得太岑寂了。伊却想出許多話來。破此岑寂。便笑着道。陳少爺你住在那裏呢。何不也住到這裏來。熱鬧一點。士華道。不是李



少爺住在這裏嗎。只怕此地住不下這許多人。阿寶道。那沒有什麼關係。我們那邊還有一間客房。你若是不怕擠。就和李少爺一房。不過……阿寶說到那裏。格勒的一笑。便不說下去了。士華急問道。不過什麼。怎麼不說下去了。阿寶紅着臉道。不過你不要嚇。士華道。嚇什麼。難道李少爺是隻老虎。要吃人的嗎。阿寶道。他睡着了以後。打鼾的聲音很大。連我們住在樓上的人都聽見。要是住在他一房的人。真要嚇煞人。有一天早晨。太太教我到李少爺房間裏。去收那隔夜裝給他吃的水果碟子。我見他睡在牀上。眼睛睜得圓圓的。以爲他沒有睡着。我便叫他李少爺。他理也不理我。因爲他一向對於我們。原是愛理不理的。我收了碟子。急急的退出他房間裏來。禁不住又回過頭去望望。却見他還是睜圓了眼睛。望着我。他不是面孔像一個外國人嗎。那時頭髮蓬亂着。像個老鴉窠。兩隻眼



睛切了進去。一動也不動。却只管釘住了我。我想他到底是睡着了呢。還是清醒了的。嚇得我三腳兩步跑出去。在門檻上一絆。幾乎跌了一交。跑到三小姐房裏。面孔漲得緋紅。上氣不接下氣。三小姐罵我。說你大驚小怪的。又是什麼了。我把看見李少爺那種神情。告訴了三小姐。我說李少爺究竟是睡着呢。還是清醒。怎麼做出那個樣子來嚇人。太太說。癡丫頭。有種人本來是睜大了眼睛睡覺的。李少爺像他的父親。太太說。舅老爺睡着了。也是睜開了眼睛的。這俗語喚作『看家眼。』三小姐也不懂。便問太太。什麼叫做看家眼。太太笑着說。這是鄉下人的話。因為他睡着時。睜大了眼睛。人家以為他清醒在那裏。一個賊骨頭。要想進來偷東西。却看見他睜大了眼睛。在看着他。立刻便逃走了。所以叫做看家眼。士華聽了。不覺哈哈大笑道。那末你們家裏有了一位李少爺。賊骨頭永遠不會



上你們的門了。因想這完全像是小孩子的話。聽聽倒也有趣。阿寶道。陳少爺。你見了李少爺以後。不要說我說他是看家眼的話。太太和三小姐。就吩咐我不許亂說。連小少爺面前。我也不敢說。他嘴快得很。聽了就會去問李少爺。阿寶說你什麼看家眼。那不是教李少爺聽了動氣嗎。士華道。我不說。我不說。那末小少爺也常常纏住了李少爺嗎。陳士華說這話時。不免有些傍敲側擊了。阿寶道。近來小少爺和李少爺是熟得很了。上一回李少爺住在我們這裏的時候。小少爺見也不願意見他。說他是像個洋鬼子。那時李少爺的上海話也說得不好。不容易教人家聽得懂。人也有些野頭野腦。此刻却不比從前了。上海話說得很好。人也文雅得多。天天同小少爺一同出去游玩。他又有了了一輛汽車。便當得多。一天不去游玩。小少爺就要去纏着李少爺了。士華道。那末常常李少爺帶着小



少爺一同出去的嗎。阿寶道。不呀。單是李少爺帶了小少爺出去。太太是不放心的呀。有時太太三小姐一同出去。有時三小姐陪了小少爺一同出去。碰到了家裏有人來碰和。太太自然不能出去了。可是小少爺在家裏。使得太太不能安靜。所以要支使小少爺出去。可是教他一個人跟了李少爺去。太太又不放心。那便攛掇三小姐帶了他一同去了。三小姐有時也不大高興出去。無奈一面李少爺和小少爺兩人。都是很高興的要伊去。太太又吩咐伊領了兄弟去。伊也就不能不去了。士華聽了。又默默不語了。他想照阿寶所說的話。只怕李光啟在追逐筠青了。不過他們原是嫡親的表姊妹。李光啟在上海沒有家。他住在他姑母家裏。也是應當的事。既住在姑母家裏。在此暑假以後。學校還沒有上課的當兒。邀着姑母及表妹表弟一同出去游玩。也是情理中應有之事。這是出於親戚中



的友誼。似乎不能疑心到別的上頭去。我雖然也是親戚。然而沒有李光啓那們近。要是說到疏不間親。我難道可以干涉李光啓。不和筠青一同出去遊玩嗎。況且李光啓的到上海。也不自今日始。便是在一個學校裏念書。也不自今日始。筠青的到我們學校來。因之我和伊認識。也是李光啓所介紹的。現在因爲他們表兄妹間一同出去遊玩。好像湧起了一團疑雲。那未免有些兒神經過敏了吧。他自己極力的把那種念頭。要在自己的心頭上揮斥出去。可是剛揮斥了去。又纏繞了上來。他想。即使李光啓有心追逐筠青。也要看筠青的心中怎麼樣。剛纔阿寶說的三小姐原是不高興去。無奈一面李少爺和小少爺要伊去。一面太太又要伊領了兄弟出去。所以三小姐就不能不去了。就這幾句言語中看來。筠青的常常同光啓出游。有些出於勉強的。敷衍的。或者出於不自願的。試在伊那



個地位上着想。他們都願意要伊一同出去游玩。伊有什麼方法可以推托不去嗎。陳士華覺得有許多言語也不好盤問阿寶。因爲阿寶本來是服侍筠青的。小孩子家伊又言語不知道輕重。我要盤問了伊。回頭伊一本直賬的去告訴了筠青。不免使筠青生心。以爲我盤問伊的侍兒。大概今天是會不着他們了。明天來吧。他本來想叫阿寶傳一個口信就是了。說我今天來過。明天下午再來。既而一想。還是留個條子給他。較爲妥當。他便在口袋上取下了一支墨水筆。從自己日記簿上。撕下一張紙來。寫道。「今日到滬卽奉訪。適逢出游。惘惘然歸。明日下午三時再奉訪。筠鑒。華留啓。」摺疊成了小小一方。交與阿寶。說你放在三小姐房裏的梳裝台上。這一點兒小小的紙片。防遺落了。阿寶便把它塞在自己衣袋中。說我知道。放在梳裝檯上。倒怕被風飄落。等伊到了房裏換衣服的時候。我



自會交給伊。陳少爺不坐一刻兒去嗎。他們都不在家裏。真是待慢了。你陳少爺一個能言解事的婢女。一路咕咕咯咯。把他直送到了短欄門口。這天的陳士華。不免有些乘興而來。敗興而歸。心中當然有些惆悵。幸而他很能自己寬慰自己。因想我又不曾預先寫信給筠青。說定是今天來的。倘然預先約定。或者伊在家裏等候我。既不曾約定。那伊怎能知道我今天下午要來的呢。他又深知筠青與自己的一番情愫。難道十幾天不見面。就把款款深情。託付了別人。即使有人在追逐伊。誘惑伊。在意志薄弱的女子。會被人劫取了深情。像黃筠青是個意志堅定的人。決不會隨波逐流而去。不過伊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。伊無論什麼人。都不願意得罪他。都不願意教人面子下不去。這是我所深知道的。陳士華那天回到寓所。以爲今天疲倦了。吃了一點夜飯。便早些兒睡覺。預備一到了牀上。



就可以作黑甜鄉之游。誰知睡魔故意作弄他。平日正要想寫點東西時。那睡魔在他伸紙染翰時。老早就降臨了。今晚他睡到了枕頭上。恭候台駕。他偏偏搭起架子來。不肯惠臨。從九點鐘睡到了牀上。由十點而十一點十二點。越要想睡。越睡不着。他的念頭。無非飛越在馬斯南路之間。他起初是想到這個時候。黃筠青一定回到家裏來了。阿寶一定把我今天去訪伊的消息告訴伊了。我留在那裏的字條。伊一定過目了。伊也不提防我今天就會到上海來的吧。伊若知道我今天一定去訪伊的時候。今天或許不出門游玩。即使李光啓約伊出去。伊也會想法子辭掉不去的嗎。轉念又想。筠青是素來很大方的。伊也不肯爲着要在家裏候我。拒絕李光啓約伊一同出去。不過至少限度。伊也要關照阿寶。倘然陳少爺來了。怎麼的同他說。那是必然的事了。回頭又想到我和黃筠青的戀愛情



事。不知李光啓可知道。雖然在我們同科裏同級裏。有好多的同學。已經有些知道我們的情事。但是沒有知道的。還是居大多數。尤其是李光啓。他既不和我們同科。又不和我們同級。雖然他們是表兄妹。因為他喜歡運動等等。和我們異趣。所以即使在學校裏。也不大見面。他當然不知道我們的事了。他又想到即使知道。又怎麼樣呢。他將要妒忌我們嗎。我想是決不會的。因為倘然我和光啓。走在一條線上。兩人共向一個目的進行。一人已得着了。那個沒有得着的人。自然要生出妒忌之心。現在光啓的目的。未必與我同。他若是要進行。早就可以進行了。他和筠青是嫡親的表兄妹。在我沒有認識筠青之先。他就早認識了。近水樓台先得月。他如果是愛慕筠青的。有情人早成眷屬。到了我認識到筠青的時候。我也不敢再作非分之想了。即此可見光啓是未必有意於筠青。那末這妒忌



之念也就無從發生。至於他要來干涉我們的事吧。那他更沒有這個權利來干涉我們的事。筠青的母親也不能來干涉伊愛女的事。何況光啓是處於表兄地位的人呢。或者他知道了我們的事。願意來玉成其事。十分同情於我們。或以冰上人自居。那倒的確是一個現成媒人咧。陳士華想到那裏。漸覺興奮起來。因為興奮的緣故。血漸升了上來。便愈加睡不着了。聽聽那外面壁上的掛鐘。已經敲了一點了。他想快快睡着吧。不要胡思亂想了。明天午後。就見到筠青。一切問題都解決了。趁在這幾天還沒上課的當兒。我們還可以去游玩幾天。光啓已經陪他們玩了好幾天了。這餘下來的日子。就賸給我陪他們去游玩了。伊對於光啓約同去游玩。也不忍拒絕。如今我來了。當然更願意和我一同去游玩了。便是小弟見我來了。當然也歡迎我。因為我們三人。一同出去游玩。本來也是老



搭擋了。伊的母親黃太太也是對於我很爲殷勤。雖然我們兩人的事不曾公開。但是伊母親的態度上已表示默認之意。這也無所用其顧慮的。正在自慰自解的當兒。只聽得噹噹的兩聲。那掛鐘很匆忙很急促又敲了兩點了。士華想道。快些睡吧。這時候筠青已經睡了一大覺。午夜夢回了。我在這裏睡不着想伊。不知道伊也在那裏想我嗎。伊聽見了阿寶的報告。看見了我的字條子。不知作何感想。大約伊總希望我去吧。我們在莫干山的時候。天天一起身便大家相見。要是有一個人。半天沒有見面。就得要互相尋訪。這真是古人所云「一日不見。如閱三秋」了。現在有十幾天沒有見面了。當然大家要有一種渴念。筠青是個蘊藉而沉靜的人。無論什麼事。都不大喜歡形諸詞色。就是伊寫給我的信。表面上沒有什麼熱烈親愛的詞句。可是在字裏行間。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種誠懇



摯愛的意思。令人讀了。不自覺的感沁心脾。那末伊今天聽了阿寶的報告。和見了我給伊的字條。自然也心中歡愉。伊或者還懊悔着今天出去游玩。倘然不出去時。今天我兩人不是就可以見面了嗎。大凡白天心中有事。或是要見一個人。沒有見到。到了晚上。便要睡不着。只怕我今天晚上在這裏輾轉反側。伊也在那裏寤寐不安咧。回頭又想伊爲什麼要睡不着呢。出門游玩了一天。想來也有些疲倦了。回來以後。和伊的母親兄弟談談說說。心安理得到了。每天應睡的時候。便自去睡了。就是經阿寶告訴了伊。見了我的條子以後。不過暗暗地想。今天却不巧。恰恰的出門去了。好在明天就要見面的。有什麼愁煩。爲什麼要睡不着呢。況且筠青的爲人。一向便是那樣從容不迫的。我的涵養。自以爲不及伊。爲甚麼因爲了自己的睡不着。就硬派伊也睡不着呢。陳士華自己警告自己。不要



胡思亂想了。快些閉目凝神。不要再把心思飛繞到黃筠青那裏去了。可是一轉念之間。又是想到黃筠青。直到了天要亮了。窗上發出了魚肚白的顏色。不知不覺之間。反而睡去了。這一睡。可直睡到明天十點鐘以後。他起身時。那個傭人名字喚做侯升的。他進來打臉水時。笑嘻嘻的說道。陳少爺。剛纔馬斯南路黃宅打過電話來。士華矍然道。咦。什麼時候呢。侯升道。那時不過八點四五十分鐘的光景。九點鐘還沒有敲。我因爲你還沒有醒。所以沒有來驚動你。士華道。噯。你怎麼不來叫醒我呢。侯升道。那電話也不是黃小姐自己打的。是阿寶妹的聲音。我就問伊。陳少爺還沒有起來。可要他自己來聽。伊頓了一頓。說不必。陳少爺自己來聽。想他昨天坐火車辛苦了。讓他睡一回兒。不用去驚動他了。所以我也就沒有來喚醒你。士華急問這。此外還有什麼話呢。侯升道。阿寶妹說。請陳少爺今



天早點到他們那裏去。到他們那裏去吃中飯。士華道。阿呀。你怎樣回答伊的。不要他們還等着我去吃中飯呢。侯升道。不。我早已回報伊不去咧。士華想。回報他們不去吃中飯。那倒很好。我可以從容一些。可是侯升也覺得太擅專了。怎麼知道我不去吃中飯。他可以代我擅行回報呢。他心中正想着這個念頭。侯升一面預備早起的茶點。一面又說道。剛纔我們的少爺關照我。他出去一趟。馬上就回來的。請陳少爺不要出門。他說要同陳少爺到這裏新開的一家德國飯店。一同去吃飯咧。士華想道。原來如此。所以他給我。把黃家請吃中飯回報了。但是他們預備了我去的。不要心中不高興吧。一回兒侯升又說。我關照了不去吃中飯。阿寶妹又說。那末請陳少爺吃過了飯早些來。





第十四回

良友有情尊邊傳戲謔

佳人無恙夢裏得安恬

原來陳士華和他的一位同學姓江的江季皋同租賃了一座小洋房。兩人合住。那位姓江的住了二層樓。他住了三層樓。那邊空氣很好。開窗就望見一家歐洲人住的一片草地。合用了兩個男傭人。一個是廚子。每天燒飯燒菜給他們吃的。一個便是那位候升。是江季皋家裏的舊僕。所以他稱江季皋是少爺。表示是舊主人的意思。對於士華。却加上了一個姓。便稱他爲陳少爺了。江季皋也是一個資產階級中人。他們就是本地上海人。他的祖上本來也祇是一個清貧之家。不過在上海有幾塊地皮。那種地皮。在起初是不值什麼錢的。後來上海一天一天的繁盛了。租界一天一天的擴充了。從幾十塊錢一畝的地。漲到了幾百塊錢一畝。漸漸的幾千塊錢一畝。幾萬塊錢一畝。幾十萬塊錢一畝。他們有地皮的人。坐在



家裏喫喫喝喝。不用轉什麼念頭。不用求什麼職業。每月他的地皮在漲價。就是他每月所獲的利息。差不多每月就是幾千塊錢進了他們的鐵箱裏去了。可是自己也要有些兒眼光。譬如江季皋的父親。有一塊地皮。還是祖上傳下來的。在北京路一帶。當初到底是幾個錢買下來的。連他自己也不大明白。大概不過十幾吊錢吧。後來那塊地皮漲到了三萬多兩銀子了。許多人勸他脫手。也有許多人想買進。他總是不肯。他說據他的眼光看來。那個地位。決不止只值三萬多兩的。非等他到了十萬兩後。決不脫手。後來果然漲到十萬以外。他以十一萬五千兩銀子賣去了。又有一塊地皮是很大的。當時謠傳那個地方。有某種建設。大家鬧起來了。他也買了一塊。數目倒也不小。但是結果某建設。未能成事而擱淺了。論起那塊地皮來。當然以後是大有希望。可是他想賣去了。即使略損失一



點。他也願意。人家說。何不留在那裏。希望他將來有看漲的希望。他說我也知道有希望。但不知道。希望在於何時。而我的本錢。却一部分被他攔住了。做生意的人。要能運用其資本。要流通活動。不能死攔在一處。我與其等的地漲價。不如騰出這筆錢來。看準了做別種地皮的進出。果然兩年之後。那塊地皮照原價。不會漲得什麼。他却把這筆錢盤出盤進。已獲了兩倍的利了。諸如此類。不勝枚舉。江季皋是排行第四。也有呼他爲江四的。因爲他的大家庭。離他們的學校太遠。所以在離學校相近的地方。租住了那所小洋房。因爲一個人太覺寂寞。他和陳士華在同學中素稱莫逆。所以兩人就合住了。季皋比士華小一歲。也沒有結過婚。兩人倒也處的很好。士華有一輛小汽車。也不是他自己的。是一個朋友借給他用的。因爲那位朋友自己已經有了一輛大汽車了。士華自己也會得開汽



車只是沒有一個汽車夫。總覺得不便當。他在暑假中。把這汽車。仍寄在那朋友的大汽車間裏。現在他來了以後。打了一個電話去後。那輛小汽車。也就放來了。等他梳洗已畢。江季皋也回來了。原來他們兩人。昨天是不曾見面的。前幾天江季皋也不住在這裏。他還是住在大家庭裏。及至開學了以後。方纔遷移到這裏來住的。昨晚季皋回來的時候。士華早已睡了。雖然沒有睡得着。但是已睡了的人。季皋也不來驚擾他了。今天季皋跑上了三層樓道。士華。你在家裏。困慣了。晏朝的了。九點鐘還沒起來。真是一個睡蟲。你瞧我昨天晚上。一點鐘睡的。到今天七點半鐘就起來了。士華道。昨天晚上。不知如何。竟睡不着。你回來的時候。我鬍鬚有點兒聽得。想是換了一個地方。安睡不着的。但我一向沒有這個北方人所謂擇席之病的。不知昨天爲什麼睡不着了。你這兩天深夜在外。到那裏去



的。不是又在跳舞場嗎。季皋道。那有這等事。前次偶然興到。爲幾個朋友所邀。曾經到跳舞場去過幾回。現在早已不去了。一來那個地方太雜。什麼人都有。上海本來是五方雜處。良莠不齊。起初我也不知道。去了幾回。方纔知道那種地方不是我們所應當去的。說他們那個地方良莠不齊。還是給它面子的話。其實可以說只有莠而無良。上一個月。不是在某舞場門前。因爲幾個流氓。爲了一個舞女吃醋。互相械鬪起來嗎。上海本來是個流氓世界。尤其是那種跳舞場裏。可算是個流氓麇集之所。那班舞女。更是一無智識。因此我近來早已絕跡於舞場了。士華道。原來如此。那末你昨天晚上。是在什麼地方。季皋道。我在一個朋友家裏談天。他們想發起一種文藝雜誌。是個月刊性質。不差。還說要請你和密司黃幫忙咧。季皋說到那裏。又接着說道。我又想起來了。上星期。我曾看見過密司黃



一次。士華急問道。嗟。你在那裏看見。同什麼人在一處。季皋又想了一想。道。我記起來了。此間新闢了一個麗娃村。在蘇州河的對岸。說是俄國人的一個別墅。開放游人到那裏去納涼的。其實這個麗娃村。名兒雖好聽。却一無可觀。但上海人總是一窩蜂的。好像麗娃村那個地方。怎樣的富於詩意畫情。那一天星期日。去的人竟然不少。我也被他們引動的。因想反正沒有事。便去看看也無妨。到了那時。對於這個麗娃村是大失所望。却見士女如雲。真有萬人空巷之觀。去的麗娃倒不少。然在那天。看見密司黃也在那裏。還有我們學校中的體育健將李光啓也在那裏。江季皋說時。把一雙眼睛注視着陳士華。好似要觀察陳士華的神情如何。士華却故作不經意之狀。從容的說道。李光啓也一同在那裏嗎。那李光啓本和密司黃爲表兄妹。你不知密司黃到我們學校中來。還是李光啓所介



紹的嗎。這次李光啓從南洋來。在學校沒有開學之前。聽說還住在他姑母家裏。他的姑母。就是密司黃的母親咧。江季皋笑道。你昨天剛到了上海。已經調查得這樣清楚嗎。但是我給你有些兒擔心。不要乘你這幾天不在上海。有人乘虛而入吧。江季皋這兩句雖是戲言。好似一拳打在陳士華的心坎。但陳士華仍笑着說道。這有什麼關係。難道密司黃。只許和我們一同游玩。便不許伊和伊的表兄李光啓一同游玩嗎。我們也不能束縛伊的行動自由啊。江季皋又笑道。我是不曾和密司黃一同游玩過。你不要說我們兩字。把我也牽扯在內呀。要是密司黃是我的愛人。我就沒有你的這樣大度。我看見了伊和別個男性一同游玩。不管他是表兄不是表兄。我就要覺得有些酸溜溜了。但你不要發急。我知道密司黃和你的情愫。是不會變動的。我們現在去吃那德國館子去。我曾經去吃過



兩回風味很不惡。人多了沒有什麼意思。兩三個朋友叙叙是最合式。他不問情由。把士華的帽子。向他頭上一套。拖了他就走。那家德國飯店。距離他們住的寓所不遠。不過一里路光景。江季皋就生性喜歡跑路。不大喜歡出門一步。就坐車子的。他常常說。人既生了兩條腿。自然要有所效用的。動不動就坐車子。就失去了腿的效用。將來在交通便利的地方。人可以不必要用腳了。這時兩人在馬路上行。江季皋把別後的情況。告訴陳士華聽。刺刺不休。一回兒說。某人到青島避暑去了一個。月。寫了幾篇短篇小說。一篇游記。在某雜誌上發表了。某人已經預備到美國去留學了。聽說他的未婚妻某女士。也要到美國去。只是伊的母親還不讓伊去。此刻正在交涉中。一回兒又說。某君已和密司黃訂婚了。在大華飯店大請其客。男女夾賓。到了有一百多人。密司黃本來的戀人是某生。某生氣



得吐血。又告訴他上海的種種新聞。但是江季皋儘管說。陳士華儘管答應他。却沒有一句進他的耳朵。他的心完全不在這上頭。他一面跟着江季皋走。一面却在那裏細味季皋剛纔所說的話。他想昨天阿寶說的李少爺常常和三不姐一同出去游玩。今天季皋又說親見密司黃和李光啓在那裏新闢的什麼麗娃村。可見得他們這幾天無日不在游玩中了。不要正被江季皋所說趁我幾天不在上海。李光啓便乘虛而入嗎。士華聽了季皋說。在麗娃村遇見了密司黃和李光啓。雖然表面故示從答。心裏却有一種不知不覺的不自在。江季皋故作玩笑之談。說若見了他的愛人。和別個男性同游。不免有些酸溜溜。其實此時陳士華的心裏。好似打翻了五味瓶。甜酸苦辣。早成了一種說不出的味兒。不過他絕不形諸詞色。所以江季皋同他嘮嘮叨叨說了半天。他一句也沒有回答。他的一



顆心。却已飛繞在馬斯南路去了。直到了德國飯館的門前。江季皋方纔
 立定。所講的話也打住了。向那邊一指道。已經到了。原來那家德國飯店。
 地方雖小。陳設倒也還不俗。入門一塊小草地。也雜蒔了許多花木。有圓
 圓的短樹。都修剪成了一個饅頭頂式。房子是一個二層樓。前面有一帶
 很寬敞的月台。沿月台搭上一個涼棚。也三面掛有簾子。到了晚上。把捲
 篷捲起。就可以透風了。比較是晚上熱鬧一點。白天來進餐的人很不多。
 江季皋來吃過幾回。到底中國人來得不多。因此不但是中國人的侍者
 認得他。連開這飯店的老板。也認得他。見他來。常常笑臉相迎。江季皋雖
 不能說德國語。英國話也還對付得過去。好在德國人到中國來做生意
 的人。大概英國話都有一些懂的。那個老板。是一個大胖子。尤其是一個
 肚皮。大似五石之瓠。有人說。德國人很多大腹賈。這個原因。是因爲他們



酷嗜啤酒。多飲了啤酒。可以使肚皮漸漸的大起來。這也不能說不是個小小原因。最奇怪的那位肥胖的德國老板。他的密雪司是一位瘦而且長的人。不知是怎樣搭配好了的。年紀大家不過四十多歲。可是這位老板的頭頂。已經是禿了。他不似中國開店的老板一般的搭架子。他每天忙的時候。自己下廚房。凸出了大肚皮。穿上一件雪白的圍身。有時還要招呼客人。拽椅子。排杯碟。接客人的帽子手杖。不過他這位瘦長似電桿木般的夫人。却端嚴的坐在賬桌上。給他管賬。枯皺的臉上。戴了一副眼鏡。一個高鼻子。剛剛把眼鏡撐住。更顯出伊的峻厲的丰裁。他們夫婦倆支持了這個小飯館。生涯倒也很過得去。他們也很歡迎中國人。到他那裏去。每一次餐。品數雖然不多。却也頗豐富。足夠一飽。並有些特異的風味。兩人來了一瓶啤酒。談談說說。但是陳士華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。終



引不起興來。江季皋說道：你昨天來了。到過密司黃那裏去嗎？士華道：昨天去過。伊沒有在家。季皋道：那末今天一定要再去了。我知道密司黃已經打過電話來了。這是剛纔侯升告訴我的。那末不要耽擱你們的光陰了。我們吃完了飯就去吧。我也要到別處去咧。他們還沒有喫完的時候。陳士華的那輛飛霞脫小汽車已經由一個汽車夫開來了。士華便吩咐汽車夫回去。自己開了汽車到馬斯南路來。這時候也已經有兩點半鐘了。剛揷了門鈴。阿寶已飛跑到門口。連元吉也跟了出來。阿寶笑着道：我早知道陳少爺來了。我們已經等候多時了。你的車子沒有到門前時。這個喇叭的聲音。我們已經聽慣了。我和小少爺說：這是陳少爺的汽車上喇叭聲音。他還不信。可不是我沒有聽錯。元吉那時也來拉着士華的手。大家把士華簇擁着進去。却見筠青已站在那個垂花門口。笑顏相迎。士



華見了筠青以後。把剛纔喫飯以前的疑雲。已經消去了一半。他覺得有半個多月不見筠青。面龐又豐腴了一點。掏出了滿面的歡欣和熱誠來迎接他。士華第一句便問舅母在家嗎。元吉道。姆媽到史太太那裏去打牌去了。喫過了飯。就出去的。原來今天李光啓恰巧有事。也不在家。黃太太是前兩天就被史太太約定。三缺一是喪陰騭的。所以吃了飯。他們用汽車來接了去咧。筠青在家中的確是專等着士華。士華看筠青對於他還是這個樣子。一點並沒有兩樣。告訴他光啓住在我們家裏。這幾天。差不多天天出去游玩。昨天你來。我們又出去游玩去了。其實上海地方。還是這幾處地方。有什麼好玩。可笑光啓上一次也住在我家。不大喜歡出去游玩的。這一番忽然高興起來。逗引着我們這位小祖宗。今天到這裏。明天到那裏。母親又常常有麻雀同志。我可就倒霉了。好在就這們游玩。



幾天。我們也不久便開學了。開學了以後。大家要忙着功課。再沒有嬉游的餘暇了。說時。又向元吉道。小弟弟。可聽得。到了學校以後。不能再天天想游玩的事了。這時士華和筠青。談談別後的情況。告訴他母親的病況。時而覺得好一點。時而又加重了。本來早想來上海了。剛剛預備明天動身。今天又見伊的病。有些兒沉頓了。便沒有動身。家裏又只有大嫂一人。雖然有幾個女傭人。總沒有自己人的親切。因此也就耽擱下來了。筠青道。那末這兩天老太太的病好些了嗎。士華道。幸虧這兩天大好了。每天也起來在房裏坐坐。燒得稀爛的飯。也能喫大半碗。胃口也開了一點。想喫什麼東西。自有大嫂子在承值伊。我也可以放心了。士華又問問你們怎麼不在莫干山多住幾天。急急地就回來了。我還以為你們在杭州。也還要游玩幾天。怎麼一下子就回到上海來了呢。筠青道。你知道我們母



親是喜歡鬧熱的。偶然到那種地方去靜幾天。那倒也覺得很爲安適。要是住久了。就要覺得太寂靜了。在你臨走的幾天。伊已經覺得無聊。所以午飯以後。總睡一覺中覺。不過因爲小弟養病起見。伊只得忍耐多住幾天。沒有法子。後來你一走以後。更加覺得冷靜了。伊便主張一定下山。這時小弟的身體也似乎覺得好了些。到了杭州。那幾天秋熱還盛。我們又是在山上涼快慣了的。便覺得不舒服起來。杭州雖然是我們的故鄉。可是我們的家不在杭州。一切設備都不完全。總沒有在上海家裏的舒服。母親還有母親一班的伴侶。所以一到了杭州。更留不住伊。伊便想要回到上海來了。我們到了杭州以後。不是小弟寫信給你的嗎。可惜你不能來。若是你那時到了杭州來。我們有了伴。那倒可以多游玩幾天了。士華道。杭州不游玩。到上海來游玩。也是一樣。上海新開闢了一個什麼麗



娃村。你們去玩過。覺得那地方很好嗎。筠青道。咦。這個你怎麼知道的。士華笑道。你不要以為我人在嘉興。上海的事完全不知道。我有順風耳。千里眼。都可以知道的。士華這句話。雖是出於戲謔。却也有些語妙雙關。有一種狡獪的笑。向筠青望着。筠青道。我們確到過那麗娃村去一趟。噯。我知道了。又是你昨天來。阿寶告訴你的。這真是一個快嘴的丫頭。士華道。不要冤枉伊。伊的確沒有說。而且我也沒有問伊這些話。實在告訴你吧。那天你們到麗娃村時。有人看見了你們。所以我知道了。筠青想了一想。道。噯。是的。這是江季皋告訴你的。他那天也在麗娃村。所以趕快便做了一個耳報神。他還同了一個女人在一起。這是他的什麼人呢。士華道。還有個女人在一起嗎。這個我不知道。而且他也沒有說起。今天早晨。你們打電話來時。我還沒有起身。你們不是約我來吃中飯嗎。江季皋先給候



升說過。要約我到新開的一家德國飯館去吃飯。在吃飯的當兒。他還說有幾個朋友。想辦一種文藝月刊。要請你和我寫點東西。幫幫他們的忙。隨後他便告訴我。曾在那裏見過密司黃一次。在那裏見過。他想了半天。纔想出來。說是在新闢的一個俄人別墅。喚作麗娃村的。他却沒有告訴我。他是同什麼人一同去的。現在你說有女人同在一起。停刻兒倒要去偵探他一下子。士華的言語。却至此而止。並沒有提到李光啓。筠青道。那天也是光啓說得那個麗娃村怎樣的新奇。十分高興。約着我們要一同去。母親也和今天一樣。早有同志在家裏打牌。小弟弟聽得有那個不會去過的地方。那裏肯不去呢。我只得陪了他去。其實那個麗娃村。真是徒有虛名而已。這一天。士華直到了吃過夜飯纔回去。黃太太和李光啓都沒有回來。士華那天回去以後。心安夢恬。知道筠青還是他的筠青。昨天



哀 第十四回

晚上的一夜睡不着。真是庸人自擾而已。



第十五回

淒涼殘照游子動深悲

蕭瑟寒風閨人繫遠念

秋光似盛年的女子一般。正在裝點的時候。過此時候。便是老圃秋容。漸漸的入於老態了。最絢爛的當兒。便在新秋乍過。晚秋未來。所謂已涼天氣未寒時。豔麗的秋花。好似鬪妍爭媚。極力的把一個秋天熱鬧一下。方纔可以下場。因此古人說秋山如妝。翠鬢碧黛。妝出了花團錦簇。不但秋花齊發。各吐種種的顏色。連那經霜老樹。也燦爛如二月之花。黃筠青的女宿舍裏。庭前正有兩叢短短的桂花。冷露無聲。朝晞初上。那兩樹桂花。正在舒發它們的甜蜜的幽香。黃筠青急匆匆挾着幾本書。從伊的宿舍中出來。剛走到第三課堂的走廊上。却見陳士華已守候在那裏。顏色沮喪。頭髮也蓬亂不整。眼睛窪了下去。現出兩個黑圈兒。好似昨天一夜不曾合眼。筠青走近前時。向他望了一望。正要問他。你怎麼今天顏色不好



看士華却先說道。筠。我今天要回嘉興去了。昨天深夜。接到家中的電報。說是家母病重。我立刻就要去了。不知道我回去時。還見得到伊老人家一面嗎。他說到這話時。聲音已發了嗚咽。淚珠兒也就滾下來了。筠青見了。也不覺慘然。只得安慰他幾句道。老太太病中。想見你一面。所以你嫂嫂打電報來。想伊病是時好時歹的。也許你回去時。已經好了一些了。你也不必過於憂急。老年人的病痛。終是不能免的。士華搖頭道。我想這一回。一定是非常沉重。不然。老太太是不許教人打電報給我的。有幾次發了病。連信也不許寫。伊說讀書要分了心。這一次打電報來。可想而知是十分沉重危險了。說着。又垂下淚來。筠青道。也許你嫂嫂沒有經老人家知道。便打了電報來。果有不測。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總總你回去看看吧。自己也要保重。士華拭着淚道。我立刻就動身了。我特地在此候着你。向



你告辭一聲。一面我已告了一星期的假了。士華說完了幾句話。便匆匆的走了。古人說的。樹欲靜而風不息。子欲養而親不留。過了三天。筠青接到了士華的信。他的慈母。已在士華回去的那天下午十二點鐘棄養了。士華在火車裏。便急得要命。恐怕見不着慈親一面。奔回家中時。遠遠就睜大了眼睛望着。倘然出了大事後。門前就要顯出喪事人家的排場。到了門口。却見還是靜悄悄的。先放下心中的一塊石頭。他們的門公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。名字喚做陳祥。在士華的祖父時代。就僱用了他的。他還每天陪了士華的父親上學堂的。今見士華進來。便迎着道。二少爺回來了。電報已經接着了嗎。士華急急的問道。老太太怎麼樣了。陳祥皺着他的白而長的眉毛道。今天早晨。又請了王菊泉王老爺來診過一次脈。方子是開了一張。王老爺說也不過吃吃罷了。士華也無暇細問陳



祥一直走進裏面。直到他母親的房中來。剛走到了外房時。他的大嫂已迎了出來。向他搖了一搖手。說脚步輕一些。現在剛睡着有十分鐘的光景。士華一聽。連忙把脚步放輕了。因爲他脚上穿的是皮鞋。他的大嫂便指揮女傭人把二少爺的拖鞋拿來。他的大嫂說。前兩天就不大好了。我想寫快信給你。母親就不許我寫。說開學上課纔沒有幾天。這一告假。至少又是一星期。可是近幾天內。病勢愈加沉篤。一點東西不能吃。人就有點沉迷不醒。還有些牽動肝風。就每天請了王菊泉張福齡幾個醫生。他們都是看慣的人。都說病已犯實。恐難救藥。我問他們在這兩天內。想總還沒有妨礙嗎。那張醫生說。老太太是個久病之人。身體早已虛了。防伊虛脫。隨時可以變的。不敢保險。我聽了此話。急得什麼似的。家裏又沒有人。我究竟是個女人。好比沒脚蟹一般。因此我不再請命於母親。便打了



個電報給你。現在張王兩醫生差不多已經回絕了。請了他們來。開一個方子。也不過勉盡人事而已。我看母親這一次病是難望起色的了。老太太倘然有什麼。教我怎樣。他的大嫂。說到那裏時。淚如泉湧。恐怕驚動了病人。把手絹兒握住了鼻子。不敢出聲。原來他們的姑媳。比了人家的母女。還要親愛。老太太常說。我雖沒有女兒。有了這樣的媳婦。我也早已心滿意足的了。這時士華也惟有相對汎瀾。他脫了皮鞋。鞞了一雙拖鞋。便躡手躡腳的輕輕走進了老太太房裏。他那大嫂吩咐他。老太太問時。不要說是我打電報給你的。只說是這兩天學校中紀念放假。你掛念家中。自己回家來看看老人家的。士華點點頭。走到老太太的牀前。揭開了帳子。只見他的慈母。已枯瘦得不成樣子。若是沒有這似游絲一縷的氣息。已經不復是這個世界上的人了。他禁不住這鼻子一酸。心中一陣難受。



兩行熱淚就要奪眶而出。他一想不好。倘被病人看見了。這算什麼呢。連忙噙住了眼淚。輕輕要想走開。可是老太太雖然閉了目。並未睡着。只是有些昏昏沉沉的狀態。此刻喉中微微透了一口氣。眼睛又略略睜開來了。好似知道有人站在伊的牀前。眼光便移到帳子外面來。伊的那位大媳婦。便在伊枕邊。輕輕的說道。姆媽。弟弟回來了。老太太聽得伊兒子回來了。在昏沉沉中。好像把神志提了一提。睜着清澈的目光。在四下裏去找。士華走近前來。坐在牀沿上。握着他母親一隻皮包緊了骨頭的手。只叫了一聲姆媽。其餘的話。哽住在咽喉裏。再也說不下去。老太太嘴唇動了一動。士華連忙把耳朵湊了過去。老太太微微的說道。怎麼回來了呢。士華道。這兩天學校中因爲紀念日放假。所以回來看看。老太太點了一點頭。又閉目不語了。士華以爲伊又睡着了。其實是在昏沉狀態中。到了



天黑了以後。勉強喝了兩小茶匙的藥。人倒好像清醒了一點。有氣無力的和士華說話。伊說。這一回病發得太厲害了。別的倒沒有什麼。只是你嫂子累得太得辛苦了。停一回兒又說道。我今死去。一無遺憾。所差的你哥哥在外國。恐怕不能一面了。但是你們不要打電報去驚嚇他。慢慢的告訴他好了。士華的嫂嫂。也在牀前。聽到了這兩句話。眼淚早似斷了線的珍珠一般。再也不能留住。假託去料理老太太的湯藥。走出房外恸哭去了。士華忍住了悲哀。只得寬慰道。姆媽不要說這些話了。你這老病時發時愈。不足爲慮。今天下午。就比上午好得多了。包管明天便更有起色了。老太太點點頭。又不語了。他們看看老太太自從士華回來以後。好像真個比昨天好了一些。照這光景。不至馬上就會變卦。誰知這却是迴光返照。好比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。忽然發出一抹金黃的陽光。一盞油燈。



將要熄滅的當兒。忽然又亮了一亮。到了夜間十二點鐘的時候。一口氣回不過來。兩脚一伸。就此去了。老太太一向待人慈愛。伊的一子一媳的深慟極哀。自不必說。家中傭僕。也無不哀哭失聲。幸虧士華的大嫂子。非常能幹。又把伊那位長齋禮佛的孀母。也請了來。料理一切。陳士華在家守制。當然一時不能到學校裏來了。照江浙兩省一帶的俗禮。至少要過了五七。等老太太出了殯。然後可以出來。不想正在這個當兒。李光啓對於黃筠青的情愫。一天進步一天。有人說。戀愛可以變換人的氣質。這話真是不差的。在李光啓初到上海。和黃筠青沒有一點兒意思的時候。他雖然也偶爾到他姑母家裏來。大概一學期半年工夫中。也不過數得清的幾次。無非爲了親戚的關係。有時奉了父親之命。不能不來一趟。因爲他覺得和這位姑母。沒有什麼可談談處。他所喜歡談的什麼跳高、賽跑、



踢球游泳之類。他的姑母不但不要聽。聽了也莫明其妙。他姑母所談的那一家太太從天津搬到上海來住。那一家小姐許配於那一家少爺。甚而至於再講到他的方城之戰上去。誰和了四喜。誰和了三元。在李光啓更是不入耳之談。他到馬斯南路來。十回中倒有八回是不見那位表妹筠青小姐的面的。偶然見了。也不過說幾句客氣話。從來也沒有深談過的。況且李光啓是個怕見女人的。見了年輕的女人。早已臉紅耳赤。說不出話的。却不想近來一變常度。自從這十幾天工夫。四分之一的暑假光陰。住在他姑母家裏以後。覺得這馬斯南路的一花一石。都有使人依戀不捨之意。這一片小小草地。雖到了秋天。還覺綠得可愛。原來黃家短欄門內這一方草地。也可以成一個小網球場。因爲沒有人打網球。鋪了一塊草地。周圍也種了些花木。到了秋花縵爛的時代。也堆成了錦繡之谷。



了。不要說自己院子裏。便是馬路上。兩傍的梧桐。如張了翠蓋。那些金髮垂髻的女郎。繫了短短的裙子。露了雪白如藕的皓臂。一種天真活潑的神態。似小麻雀一般的跳躍。也好像富有詩意。李光啓也不懂得什麼詩意。不詩意。他只覺得現在的馬斯南路。不比以前的馬斯南路了。在他們暑假以後。初到學校的當兒。李光啓便提出一個要求。他向他的姑母道。我現在所住的一間房間。姑母要用嗎。黃太太道。我們人少屋多。空閑的房子。很不少。況且以後。筠青又要到學校了。只有我和元吉兩個人。在家裏。是不是你要這一間屋子。堆東西嗎。光啓道。不但是堆東西。我想這一間房。還留在這裏。那邊的寄宿舍。到底是不大舒服。上課的幾天。那是沒有法子。到了星期日。我們可以回到家裏來。舒服一天。或者弄點東西吃吃。或者出去游玩游玩。筠妹不是伊星期日也要回來的嗎。好在我自己



有汽車。到了星期六的晚上。我去約了筠妹。坐了我的車子。一同回來。到星期一早晨到學校去。我們起一個早起。也可以一同去。這不是很便當的事嗎。星期的那一天。我們要到那裏去游玩。就可以到那裏游玩。便是姑母和小弟弟。要到那裏去的。也可以一同去。豈不是很好嗎。黃太太聽了。也很贊成。本來每逢星期六的下午。黃小姐總是從學校裏坐了黃包車回家。那學校和他們所住的地方又遠。自己的包車夫去接呢。又跑不動。這們許多遠的路。趁什麼電車公共汽車之類。人又雜得很。黃太太又有些兒不放心。常常說。我們也去買一輛小汽車。不必一定要新的。就是人家用過一年兩年的。只要機器不壞。花這七八百兩銀子。大概也可以買一輛了。你到學校。可以送送。出來的時候。也可以叫他來接。到底又快又便當得多。筠青却說。可以無需。單是從學校回來。每月也不過四次。上



海地方隨處有人力車。分段雇坐。也沒有什麼不便當。買汽車我們又不知道好歹。往往買了舊車子。貪着他們便宜。一個月的修理費。就不在少數。剛剛修好得沒有兩三天。牠又拋了錨了。一回兒燈又不亮了。喇叭又不響了。幾個月工夫。修理費就超出了本身。況且有了汽車。就得雇用汽車夫。每月用多少汽油。我們也完全不知道。反而添出許多麻煩的事來。現在黃太太聽得光啓如此說。很爲贊成。又光啓本來是我們的姪子。我們本來自己人。他早就應該住在我這裏的。我們便是坐他的汽車。也不算揩他的油。而且表兄妹原在一個學校裏讀書。也是很便利的事。黃太太道。正該如此。你們到了學校裏去。我正苦寂寞。星期那天你們同回家來。也可以熱鬧一些。我們有時也可以到那裏去玩玩。你們若不來。元吉那個小孩子。無非纏着好姐姐。不放鬆伊一步罷了。因此李光啓雖然到



了學校。住在寄宿舍裏。他早已把馬斯南路視爲第二的家。他除了幾冊應用的書本子帶了去。其餘的東西。一點也沒有拿。房間裏還是收拾得清清楚楚。所有的衣服。也只帶一些隨身要穿的去。此外也都留在那裏。這時不但是黃太太歡迎光啓住在伊家裏。便是他們的那位小弟弟。也極端歡迎。因爲自從李光啓住在他們那裏十幾天以後。沒有一天。不同出去游玩。小孩子自然是好玩的。元吉早把從前纏着陳士華的態度。移到了李光啓身上來了。他每到了星期六的下午。就盼望李光啓回來。不是星期六的晚上。便是星期日的白天。他們可以一同出去游玩了。可是筠青是一個很聰明的人。難道看不出李光啓近來的那種情形嗎。伊也明知道光啓近來的態度一變。不像從前的見面時。僅僅寒暄數語。沒有多大的話講。現在不自覺的從心中發出親熱的情緒。似有超出於表



兄妹情誼之上的。伊也明知道光啓是在追逐伊。對於伊的殷勤懇摯。身受的人。那有不覺得之理。但是覺得了。又有怎麼辦法呢。第一。光啓現在剛走上那一條情愛的道路。他有些不管路途高低。衝上去了。再說。可是他究竟沒有明白表示。他祇是求得常常親近伊。沒有提到求婚的一語。其實他即使惡於啓齒向筠青說。儘不妨向自己的姑母。表示意見。即使自己難爲情向姑母直接請求。要求父親寫信。或託他人說媒。也不是辦不到的事。但光啓一點也沒有表示。那末他的過於殷勤。也許是親戚間應有之義。也許是他自己沒有妹妹。就把表妹同自己妹子一樣看待他。既然沒有什麼表示。自然也沒有什麼拒絕的道理。第二。要是黃筠青和陳士華正式的訂了婚時。也可以用明示或暗示的方法。使李光啓知道。此身已有所屬。使李光啓儻然有異志的。也可以死了這條心。絕了這個



望。無如黃筠青和陳士華雖然兩心相印。大家已經有了一個海誓山盟了。可是到底沒有這個儀式。在文學科的同級之中。也有很知道他們的情事的。只是李光啓大概一點也沒有知道。而且在開學以前。陳士華因爲母病。又沒有到上海來。及至開學上課以後。不到幾天。陳士華又因爲母親病故。回到嘉興去了。李光啓雖然沒有乘隙而入的心思。却有乘隙而入的機會。黃筠青是個沉潛一流的女人。伊豈肯平白無故的把自已和陳士華的情愫。告訴給李光啓聽呢。只是光啓的一步一步的追逐。伊伊心中也未嘗沒有恐懼之念。無奈口中却是說不出。并且像黃筠青那種姑娘的性情。總是以和藹的面目對人。無論如何不肯得罪人的。就像每逢星期日。放假回到家裏的日子。接到了士華從嘉興來的信。伊因爲在宿舍裏。和許多同學在一起。怕被他們所取笑。不好寫回信。正想回



到家裏時。可以在自己房間裏。寫信答復他。偏偏光啓也正候着這個星期日。可以一同出去郊游。筠青本來不願意去。推說有些兒頭痛。及至光啓再三邀約。說到外面呼吸些清新空氣。包管就不頭痛了。要是筠青不出去時。光啓也不出門。結果那封回信。還許寫不成。不如白天且去游玩。信放在夜裏寫了吧。如此伊又一同出去游玩。總算敷衍過去了。光陰似流水一般的快。轉瞬西風淒緊。已到了初冬時候了。天光闇澹。便有初雪模樣。筠青想到了織毛絨衫的事了。當初約定了士華。給他織的一領毛絨線衫。只織了一半。後來因為織別的東西。預備小弟弟的襪子和背心。把這件工作放下了。現在小弟弟的禦寒之具。已經預備好了。伊又想到為士華織的那一件沒有完工的毛絨線衫。轉瞬天氣寒冷。他又過了母親的喪事後。就要到上海來了。古人詩中說的「寒到君邊衣到無。」這



正是預備寒衣的當兒。可以使他一到上海。就能現現成成的穿上身去。趁他沒有在上海的當兒。便給他完了工。豈不是好。伊這時把那半件沒有完工的毛絨線衫。翻在手裏。想起了幸虧給他做了這藍顏色白鑲邊那種素靜而美麗的色彩。此刻雖然持服穿素也一樣的可以穿在身上。雖然現在的穿素。沒有像從前的嚴。尤其是穿西裝的人。除了臂纏黑紗以外。竟瞧不出他們是持了服。有什麼父母之喪。不過照中國的禮俗。穿素的人。總是避去那濃艷的顏色的。那末好像是預先知道他要穿素。所以選定了這種顏色。若是選取了別種嬌麗的顏色。只恐此刻他不能穿。還須另外購別種顏色的毛絨線來織咧。



我 第十五回



第十六回

縱針密縷熨貼製絨衣

究葉尋根低徊解羅帕

是一個乍寒的天氣。西風捲着落葉。作飛舞之勢。天上凍雲。愈堆愈厚。已經霏微的飄下一陣小雪。這是今冬的初雪了。筠青近幾天正在趕織給士華的一件毛絨線衫。伊想光陰迅疾。一瞥即逝。爲他織那件毛絨線衫的動機。還是在今年的夏季。莫干山的槐樹之蔭。茅亭之傍。駢坐在一塊大石之上。促膝談心。此景此情。髣髴如在目前。却不想一轉瞬間。已經雨雪霏霏了。伊拈到這一件毛絨線衫在手裏。一顆芳心。便飛馳在陳士華的左右。伊想快快織就了。也可以算完了一件工作。不但是完了一件工作。而且也算是償了一樁心願。原來那班女學生們。織這些毛絨線的東西。手指爛熟了的。隨時可以織着。用不着把眼睛去瞧。他們一面在讀書。一面也可以工作。甚而至于走路的時候。與人談天的時候。不論在什麼



時候。只要兩手有得空的當兒。都可以在那裏織着。他們把絨線先繞了一個球兒。隨便在衣襟裏一塞。但見他們的纖手在那裏擺動。漸漸見那個球兒小了。都編到織物上去了。黃筠青爲陳士華織的那件毛絨線衫。已經成了十分之九。尙有一分沒有完工。伊想我織是織好了。不要腰身太寬了一點吧。因爲好像他近來。比夏天瘦損了一點了呢。我估量的尺寸。還是夏天的尺寸。比較現在。似乎太寬了點兒。可惜他此刻不在這兒。倘然在這兒。就可以試穿一穿。伊又想雖然寬了一點。但是夏天究竟是單薄。冬天也許裏面還有襯衫。而且衣服總是略帶寬一點的好。也許人漸漸兒胖起來。到了那毛絨線衫將要完工的時候。要在那領口做一點兒標記。本來是用一種不退色的紅線。做一個心形。在心形中。把自己名字的兩個英文字母做上去。這便是表明是我的辛苦做成的。這果然是黃



筠青對於陳士華的一縷深情。其實也是極平常的一件事。譬如我們做好了一篇文章。一定要署一個名。或者是畫了一幅自己覺得很得意的畫。不但是署一個名。還要打上一顆圖章。即使購到了一件異書名畫。也要鈐上了一個印。以示寶貴之意。這一件毛絨線衫。也是黃筠青千針萬縷所織成的。現在總算大功告成了。好像一篇文章完卷了。而且這件織品。是贈與伊平日愛好的人的。當然不能沒有一個標記。伊始而想不要用紅線吧。現在他是穿素。還是別樣顏色做了吧。但是配配別種顏色。都沒有紅線那樣鮮艷而好看。況且這小小一個心形。沒有什麼多大關係。在衫子的領口反面。人家又看不出。這心形裏面。又是我自己的西文名字。我並不要避去那紅的顏色。伊那天便一時高興。先把那心形和自己的西文名字做好了。因想給他時。不要告訴他。讓他日後自己發見。伊一



回兒又想到士華那人細心得很。保不定立刻就被他發見了。這一天是星期六的上午。照例是上半年還有兩小時的課。下午就沒有功課了。往常日子總在宿舍裏用過午膳。然後回去。或者家裏約定要回去吃飯的。那末遲一點家裏在等着他們回去。這幾個星期六。筠青總是坐着李光啓的車子。一同回去。他們便各在自己宿舍裏吃了飯。大約總在一兩點鐘的時候回去。預先光啓使用電話來通知伊了。今天也是如此。筠青在宿舍裏吃過飯後。伊便預備回去。把一方秋香色印有團龍花紋的印度綢大手絹兒。將那件尙有十分之一沒有完工的毛絨線衫。包了起來。伊預備帶了家裏去。倘明天一個星期日。就可以完工了。在宿舍裏雖然也一樣的可以工作。同學姊妹們。到了深秋初冬的時候。做那種手工。織毛絨織品的。幾乎沒有一個人。手中不在那裏織各種顏色的毛織品的。就



是各人爲伊的愛人們織毛絨線衫的。也不知多少。誰也管不了誰。黃筠青這件衣服。同學們一看就知道是男人穿的。那也不消問得。可是這原是件無足怪的事。同學姊妹們。手中的織品。爲男人需用的很多。即使是爲愛人織的。爲自己的哥哥或是弟弟織的。也是極尋常的事。只是黃筠青的爲人。伊就怕人家向着伊尋根究葉。伊又素來不大能說謊。人家倘然去問伊。你這件絨線衫是給誰人做的。伊便要臉上飛着紅雲。訥訥然說不出口來。伊以爲人家明知道伊哥哥不在此地。弟弟年紀還小。穿不了那們大的衫子。其實隨便給任何人織的。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事。別個同學一樣在那裏做呢。伊又以爲這個紅色的心形。做在那件絨線衫上。也不免有些使人觸目。而且那個心形裏面。還有自己的西文字母的名字咧。伊爲免得被人看見了。教人盤問。生出許多麻煩起見。所以想帶



回家去。明天完了工以後。就安放在家裏。不必再帶來帶去。專等陳士華到了上海。就可以給他穿了。筠青喫過了午飯。有幾個同學已經出去了。還有幾個。正在洗臉的洗臉。換衣服的換衣服。也預備要出去了。那個寄宿舍。房屋雖不十分寬展。一個院子倒很大。有兩棵大榆樹。在夏秋之交。滿地榆陰。現在樹已半禿。從那凋黃的樹葉中。透出那澹黃的陽光。由雲隙中偶然露了一露。又隱沒了。只見一羣雲雀。在樹叢中。房頂上。闐然飛去飛來。雖然是一個釀雪天光。一時還不見得就下雪。那雀兒好似在預儲雪後之糧了。筠青倚在迴廊前的亭柱上。望着天上的飛雲。正呆呆地在出神。那個寄宿舍的王媽。提着一柄大鉛壺。笑哈哈的走過來道。黃小姐洗過臉沒有。筠青點點頭道。已洗過了。王媽道。有開水在這裏。我給黃小姐沖茶吧。筠青想不久就要回去了。也用不着再沖茶。但不知道光啓



什麼時候來。喝一口兒茶也好。便又點了一點頭道。不用換茶葉。加一點開水就得了。筠青好像是不願意多說話似的。偏偏那個王媽。就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。伊見筠青昂頭望着天空。便又迎合着伊的意思道。天是要作冷訊了。早晨的霜。濃的像下了雪。今天又是很重的迷霧。我們鄉下人有句老話。『三朝迷霧發西風。』大概就要發西風了。黃小姐你回去以後。把厚的衣服。多帶一些來。那天是一冷就冷了。你此刻身上不是穿得很薄嗎。還是穿的襯絨嗎。咳。你們小姐都不肯穿厚的衣服。可是身體凍壞了。真不值得咧。那王媽雖是曉曉不休。可也是出於好意。筠青也就漫然答應伊。却也提醒了伊。真的不要今天晚上。或是明天早晨。下起雪來。還是穿了一件大衣回去。穩當一點。伊便令王媽相幫伊開了箱子。取出那件元色海虎絨的大衣來。一面又笑着道。今天穿了這件大衣。不嫌



太累贅嗎。王媽道。怎麼說累贅。今天晚上就要發風了。風刮得大。預備下
雪也說不定呢。有了衣服不穿。何苦呢。衣服也冷。人也冷。黃小姐。你的面
孔又白。穿了那烏黑的大衣。多麼標緻咧。筠青知道王媽的脾氣。喜歡多
說。也不去理伊。因為再一理了伊。那就放開了伊的話匣子。越說越多了。
筠青剛取出了絲絨大衣。把箱子鎖好了以後。只聽外面便有男人的聲
音。王媽跑出去一看。問道。是不是來接黃小姐的嗎。那時候。黃筠青早聽
出是李光啓的聲音了。也便走出來道。我已舒齊了。李光啓還是把一頂
茄灰色的絲絨中折帽。在手裏旋轉着道。舒齊了我們就走。有沒有東西
帶回去嗎。黃筠青把剛纔箱子裏拿出來這件海虎絨大衣。攢在手臂間。
一面又去拾那秋香色印有團龍花紋的印度綢手絹裏包的那件未完
工毛絨線衫兒。李光啓道。天氣漸漸地冷了。大衣與其攢在手臂間。不如



穿在身上吧。他那時也不待得筠青的同意。就把那件大衣抖開。站在筠青的背後。張着兩袖。讓筠青穿上。筠青至此。也不能拒絕不穿了。回頭笑了一笑。說謝謝你。啓哥。那時李光啓也不說什麼。儼然以爲給筠青披上大衣。是他應盡的義務一般。一面他又伸手來抓那個印度綢手帕包的小包裹。筠青帶笑說道。這個包輕得很。讓我自己來拿吧。一回兒。兩人便坐上了汽車。光啓道。我們不到那兒去玩玩嗎。還是一徑回去。你要到南京路去買東西嗎。筠青道。不買東西。一徑回去吧。你要是預備到別地方去的。送了我回去再出來。好吧。光啓道。我也不到別地方去。那末一同回去。原來他們每逢星期六。俱是兩人從學校裏歸家。也不止一次了。在李光啓覺得每逢星期六。陪了筠青同車回家。不但是應盡之義務。好像也是應享之權利。他心中充滿了黃筠青是爲他所佔有了。不屬於第二



人的了。他以為他自己只是沒有向姑母開口求婚罷了。倘然自己一開口向姑母求婚。姑母是沒有不答應的。就是向黃筠青自己求婚。他也以為十分之七八是有把握的。因為他見對於黃筠青這樣盡情的。除了他自己以外。沒有第二個人。所有黃筠青和陳士華兩人的情愫。他一點也不知道。他一味的追逐着。也不探問着傍的事情。人家也沒有個去告訴他。就是因為他在暑假中到上海來時。恰巧陳士華因為母病。沒有到上海來。開學上課了。沒有幾天。陳士華又因為母親故世。回到嘉興去了。正趁着這個機緣。他一天一天和黃筠青親近。在他以為接近黃筠青的男性。除了他沒有第二人了。殊不知他們人在兩地。兩心相印。差不多兩三天。便通一回信。雁去鴻來。殆無虛日。往往一寫就是好幾十行。也不知道他們那裏來的有好多話兒在講。說不完的情致纏綿。筠青是個非常



精細的人。那種書信。不但是李光啓不會知道。任何人都不能看見隻字。再則李光啓本是一個生性羸疏的人。他又不善辭令。他又與人落落。人家說他是外國脾氣。沒有幾個同學。和他話得投機。他所常往來的幾個同學。又都是體育界中的人。那班同學。大都是不認得黃筠青的。并且也不認得陳士華的。他們當然也不知道陳黃兩人一段的歷史。他們只知道李光啓近來有了一個愛人。他們又知道這個愛人。便是李光啓的表妹。他們以爲現在的李光啓。好像變了一個人咧。從前是個龍跳虎躍的李光啓。現在一變而爲鶯嬌燕軟的李光啓了。但是到了這個求偶的年齡。也是人情之常。除了有一班羨慕他們美滿因緣之外。也沒有別樣的話。可以吹到他耳朵裏去的。如今且說他們兩人坐到了汽車裏以後。筠青把這個印度綢手帕的包裹。擱在自己的膝頭上。光啓道。這樣不舒服。



嗎。攔在我這裏好咧。筠青早已有一些心虛。說道：不妨事。那是很輕的。伊說話時。還是用手扣住了那個包裹。好像裏面是個極貴重之物。一刻兒不能放手的模樣。其實光啓也沒有多大注意。伊却好像光啓刻刻在注意。伊那包裹中的物件。好像光啓的眼睛。不時旋轉在伊那個包裹上面。伊深悔今天錯了主意。不該把那件未完工的毛絨線衫帶回家去。便扔在宿舍裏。就是遲了。一兩天完工。有什麼大關係。不用說。這一兩天工夫。中士華未必就來。便是來了。遲幾天再給他。又有什麼妨礙。俗語說的。疑心生暗鬼。筠青那時不免露出踟促情狀。伊覺得光啓在注目伊的包裹。便把他從膝上移至身旁。由身旁又移至腳下。很有些兒不安定之象。伊生怕光啓問伊。這包裹中是何物。不想光啓果然問了。原來雖然那件毛絨線衫。是用一方大手帕包沒了。可是那個編物的針。還露在外面。而日




那個線球也不肯退藏於密。偏要顯露他的色彩。光啓也不過隨口問道。您在學校裏還做手工嗎。是誰的絨線衫兒。什麼顏色的呀。筠青本來就怕李光啓對於伊這件毛絨衫尋根究葉的追問。現在問者出於無意。不過隨口的一問。筠青却不覺臉上飛起了兩朵紅雲。伊而且又是一位生平不會打誑語的純潔少女。伊好像幹了什麼虛心的事兒了。支吾着答道。是一件還沒有完工的毛絨線衫兒。我想帶回家去。儘明兒一個整天。就可以把他完工了。筠青意思想把這幾句話掩飾了過去。就不必追問了。偏偏李光啓還就着這個問題。再加上一句道。嗻。是誰的衣服。這樣的要緊呢。筠青道。也沒有什麼要緊。不過已經做了好久了。顏色也漸漸的晦闇不鮮明了。做好了就完事了。光啓道。是什麼顏色的呢。這樣的經不起苦呀。從這一個問題上。便引起了看看那包裹內的那件未完工毛絨



線衫。究竟是什麼顏色的好奇心了。那時李光啓也不問是給誰織的絨線衫。就只是要看看是什麼顏色的一個目的。筠青要只把一個線球給他看看。明示他是個藍的顏色。也許他不再要求解開那個印度綢手帕來看。可是筠青這時心中不無略有一些慌亂。因想不給他看。反而引起了他的疑心。索性解開了那個包袱。全部兒給他看看。以示坦白無私之意。無論我給何人織什麼東西。也沒有人可以干涉我的道理。並且我也沒有什麼事。須要瞞過人家的道理。筠青想到此。所以便解開這個印度綢的包袱。以便給光啓看一個澈底。好像鼓着一股勇氣而來。那知這個包裹。束了一個死結。越抽越緊。加着伊的十指纖纖。因為彈琴的緣故。不留一些兒指甲。一時急切的要解開來。一時偏又心急慌忙的解不開。光啓看了有些兒好笑。說我來解。一回兒他便解開來了。抖出一件沒有完



成的藍色白邊的毛絨線衫來。那就一看便知道男人的襯衣織出了那冰梅的花紋。那工夫倒也不小咧。李光啓扯在手裏。不絕的稱讚道。好美麗的一件毛絨線衫呀。筠青見光啓稱讚伊的作品。便謙遜的說道。這有什麼美麗不美麗。隨便織織就是了。光啓道。這是一件男式的毛絨線衫。筠妹是給誰織的呀。這個短刀直入的詰問。筠青倒沒有預防。但是又未便不答復他。便又支吾其詞道。是一個女同學託織的。我也不知道是伊的誰人咧。筠青說時。便從李光啓手中接過來。折疊起來。要從新把那方印度綢的大手帕包好。因爲李光啓雖然提在手裏。看了一看。還沒有看到在領口反面的一個標記。是一個紅色的心形。而且那心形裏面。還有自己西文字母的省筆名字。這是一個破綻。無論李光啓是怎樣蠢疏的人。一個心形裏面繡了自己的名字。總也知道是爲心愛的人織的了。



被他瞧見了。必然引出嚙嚙的質問。李光啓近來對於筠青的態度。到處的追逐伊。伊豈不心中明白。漸漸到了一步不肯放鬆的地步。只是他還沒有開過口。大家也就裝作癡呆。此刻爲了這一個明顯的標記。當然要引起他的妒意。他的性子又不是好惹的。現在只有兩人在汽車中。又無從引避。所以筠青趁他沒有看見的時候。急急把那件毛絨線衫取過來。隨手一拆疊。依然把那方大印度綢手帕包好了。以爲這個難關就算度了過去了。那李光啓却還是咕噥着道。你的那位同學倒也太調皮了。自己不織。却委託了你給伊代勞。伊却怎樣的謝你呢。筠青道。那也用不着謝。我們同學中互相幫忙。却是常有的事。況且織一件毛絨線衫。要是認真去織。不過幾天工夫的事。我們織慣了的。眼睛也不用看的。除了上課的時候。不好意思帶上課堂上去。此文在自修的當兒。一面在自修。一面



還可以織東西咧。啓哥你若不謙麤俗。我可以給你織一件。你要喜歡什麼顏色的。我明天就可以到興聖街你給去買毛絨線去。黃筠青的意思。但願李光啓不再去看伊那件未完工的作品。極力想敷衍過。却不想這一句話。正中了李光啓的下懷。他說是『不敢請耳。固所願也。』他說我正想穿一件毛絨線衫。筠妹肯給我織嗎。那真使我感激不盡了。至於什麼顏色。我也揀不出什麼顏色。就是那種藍顏色也很好。筠青道。那末我把這件絨線衫完工了。明天我便照樣織一件給啓哥就是了。



哀 第十六回



第十七回

冬雪初飛圍爐小坐

春雲乍展拔幟先登

到了晚上。就飛飛揚揚的下了一天小雪。雖然是今年的初雪。天氣便驟然地寒冷了。明天還是凍雲四合。不肯把晴光放到人間來。這樣的天氣。是最合宜於圍爐絮談。消受這一晌溫暖的時光。何況像李光啓這樣是生長於南洋漸近熱帶地方的人。他們禁不起那初寒。老早就要在屋內生起火爐來了。星期日的早晨。大家總是起身的遲一點兒。午餐以後。黃太太是忙伊的別樣事去了。元吉是在收集許多的香烟牌子。什麼西游記。封神榜。三百六十行。把重複的剔出。其餘不同的都另外包起來。筠青坐在那靠近火爐的那一隻藍色天鵝花絨的沙發上。手上正在織那件沒有完工的毛絨線衫。只賸有幾寸未完工了。大約織到了今天晚上。便可以完成了。伊昨天回來的時候。阿寶便交給伊一封信。那封信。只要老



遠一看書面。便知道是陳士華寄來的。原來陳士華也知道每逢星期日。筠青一定回家。所以在每個星期六日。一定有一封信給伊。這些信。都歸阿寶保管。阿寶雖然識字有限。可是很覺靈慧。偶然向伊的女主人問問。略爲也識得幾個字。那士華寄來的信。一色是白信封。伊也一望而知。曉得這是陳少爺那裏寄來。伊便悄悄的安放在那裏。等筠青回來時。不聲不響的就交給伊了。因此筠青也很寵愛這個阿寶。今天伊一面手裏在工作。一面芳心宛轉。在那裏想。到晚上寫給士華一封回信。信中也就可以告訴他。你的毛絨線衫。已經給你織完工了。或是寄到嘉興來呢。或是你到了上海來穿。信雖如此寫法。但是希望他還是早點到上海來穿。寄到了嘉興。被他嫂嫂知道。又添出許多調笑形容的話。那末寄到嘉興去的話。還是信上不要提起的好咧。待今天晚上寫好了那封信。交給阿寶



寄去就是了。伊正在心思如轆轤一般飛越到陳士華那裏傍邊那位李光啓。却和伊七搭八搭的講話。而且坐也不安。立也不定。原來李光啓是個好動的人。要教他靜靜拿着一本書看看。他就非馬上瞌睡不可。他除了在學校裏。對於教科上的書籍。不能不看之外。其餘便什麼書也不看。他最討厭的是那些小說文學之類。他說虛構那些空中樓閣出來。却教人沉酣在其中。有時使人喜。有時使人怒。有時使人哀。有時使人樂。其實真是叫發癡。所以他自己偶然拿起一本書來。看不到兩頁。早就不能再看下去了。他自己既不願意看書。也不大喜歡人家看書。不比陳士華。他倘然今天坐在筠青的傍邊。手裏握着一本任何文學上的刊物。便可以很熨貼的坐在那邊。一直到這本書看完。或者到筠青手中的織物停手爲止。很潛心的讀下去。可以不立起來。此刻李光啓要請他安坐觀書。那



就是一件很使人費心的事。他對於星期日的觀念。最好是出外游玩。但就是出外游玩。他也有些坐立不定。剛到了一個地方。坐還沒有坐穩。他又想到別處地方去了。最初說得那個地方。是怎樣的好玩。及至到了那個地方。又覺得無甚新奇。急思遷地爲良。有時他們也一同去看電影。在這電影場中兩小時。無論怎樣的坐立不定的人。這兩個鐘頭的電影。總要靜坐在那裏觀看了。誰知影戲場中電燈一熄。開映不到幾場。他已是垂頭而睡了。開映了兩小時的電影。他却睡了有一小時半。究竟那一本電影演的是什麼事。是怎樣的一種情節。他茫然不知。他腦中的電影。却是另外一種。就是他在遽然一夢中的電影罷了。元吉常常也一同去。見傍坐的光李啓軒聲忽起。要去推醒他。一面對他姊姊說道。啓哥哥睡着。了。筠青常阻止道。隨他去睡吧。有時在休息的當兒。電燈一亮。他也就很



驚惶的醒了。那個小弟弟却故意的問道。啓哥哥。這電影裏的情節。你明白嗎。他往往就要瞠目不知所答起來。今天。倘然是個天氣晴朗。他再也耐不住株守家中。無奈是個陰沉沉雪後天光。外面又寒冷得很。他即使提議出去。知道他們也通不過去。況且筠青又是要把什麼人的一件毛絨線衫。儘在今天裏完工。他在那個屋子裏。把鋼琴上的琴譜翻翻。回頭又幫着元吉。整理他的香烟畫片。現出無聊的樣子來。他又走近筠青身畔的一隻椅子上坐下。注視伊手中的活計道。今天可以完工的嗎。筠青笑着點點頭道。立刻可以完工了。這時李光啓的頭腦中。忽然來了一個陰影。他想究竟是誰的一件絨線衫。使伊一刻兒不肯停的日夜的趕織。伊雖說是一個同學。託伊織的。那末同學爲什麼自己不織呢。倘然那個同學自己不會織的。那又何必攬這個工作。做那「乞諸其鄰而與之」。



的勾當呢。而且伊說爲同學代勞。並無報酬的。這話也不大可信。看那件毛絨線衫。織得那樣的工緻。顏色配得那樣的素靜。并且筠青對於這個工作十分高興的神情。都足以使李光啓起了疑雲。他又想有那種家况不甚豐裕的女學生。也常常有給人家做那種手工活計的。這是藉女紅以資補助。不足爲異。像筠青那個境地。伊就決不在此。那末伊又何必急急忙忙的要完成這個工作呢。大概世界上最迅速的。便是心頭的一種疑雲。你要不起這個疑慮。倒也罷了。只要你一起這個疑慮。一剎那工夫堆積起來。便是愈疊愈厚。他想要質問筠青。是誰的毛絨線衫。那伊却早已告訴你是同學託織的。至於穿那件衣服的人。連伊也不知道。我難道可以不相信伊的話。用一種嚴重的態度質問伊嗎。況且我也沒有質問伊的權利。論親戚呢。我不過是伊的一位表兄。伊的母親也不好管伊。難



道我可以管伊嗎。至於較親戚要進一步的關係。雖然我有了此心。或許伊也有此心。到底我們兩人只是心心相印。大家沒有表示出來。我怎能平白無故的干涉伊的事呢。而且也許是真正代替同學織的。那也是尋常的事。我就不應該疑伊咧。可是李光啓此時這個心。爲惡魔所執持。那個惡魔無疑地便是專司人間一切妒的公案。那個司妒之神。便不肯放鬆他。李光啓要驅逐這個絨線衫問題。揮斥它在腦界以外。無如它却已盤據到深處去了。他眼光盤旋於那件毛絨線的鮮艷的顏色。早已起了個歆羨的心。又看了那筠青的一雙皓腕。上下運動如飛。不免又生了個妒恨之念。羨和妒交并起來。忽然又生出了一個意義來。便向筠青問道。難道他們等着穿這件衣服嗎。你却這樣的加工趕織咧。筠青溫和的一笑道。也不是在那裏等着穿這件絨線衫。不過就差這一點兒了。做完了



也算成功了一件東西。省得家裏學校裏。常常帶來帶去。光啓道。那末幾時交給他們呢。筠青想。他爲了這件衣服。却有些尋根究葉。刺刺不休。他向來的脾氣。却不是如此。難道他有些兒疑心到我手中的工作。但我就

是給陳士華織那件衣服。也是光明磊落。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。而且也沒有什麼人可以干涉我咧。筠青這時些微兒帶一點不願意的神情。隨口答道。那也隨隨便便的。並不是和學校裏的考試一般。限着時刻要交卷的。我們做那些手工。也乘着一時興趣罷了。光啓道。既然不急急於交給他們。那這件毛絨線衫。就先給了我吧。筠青却不提防光啓竟有此一着。心想這該給他好呢。不給他好呢。這明明是給士華織的。他却要求先給他。難道他有些兒知道內中情形嗎。筠青倉猝間不期光啓直捷的向伊索取。心中未免一躊躇。臉上不自覺地一紅。但是伊的態度間。還是



頗沉靜。徐徐的說道。這一件先給你也好。可是你的身量大。這件衣服的尺寸不對。還是另外給你織一件吧。這時光啓早存了一個先下手爲強之念。見筠青的意思中。有些不肯給他的表示。越是不肯。他就越想要了。因想既然是說這一件並不是和學校裏的攷試一般。限着時刻要交卷的。那末先給了我。也沒有什麼不可能呀。至於說身量尺寸。這種毛絨線所織就的東西。原是可大可小的。況且我又不是一个胖子。有什麼大關係呢。越是伊不肯給我。大有可疑之點。他就要之心越急。便道尺寸差不多。我也可以穿得。至於毛絨線。我馬上去買。他們是那裏買來的。我也向那裏去買。他們是什麼顏色。什麼號頭。你只給我一個樣子。我可以買得一絲不錯。筠青這一件毛絨線衫。還是在今年夏天。在莫干山許下陳士華這個心願。千針萬縷的到今天方始織就。不想他却今天來湊一個



現成。未免說不過去。但是怎樣的拒絕他呢。并且筠青早看出了李光啓的神情。你越是要拒絕他時。他却越是要立刻取到手中。他的性質是如此。他以為你拒絕他。便是可疑的根源。他豈是等待着要穿那件衣服呢。可知他的決意要那件衣服。先存了一個疑心。而且還挾着一些搗亂的性質在內咧。倘然一定要不給他。先要想怎樣的措詞呢。筠青雖然心中躊躇着。却不敢形諸詞色。被光啓所覷破。停着一回兒。伊微笑的說道。何必這樣的急呢。這一件我還做得不大愜意。從新給你織一件不好嗎。尺寸也可以放大一點。太小了穿上去不適意的確。李光啓的性質。被筠青所料到。他見筠青有些猶豫不決。便起了疑心。非要定它不可。却道。天氣已經冷了。像今天這樣下雪的天氣。我們的西裝裏面。非有一件毛絨線衫不可。你說這一件做得不愜意。那只要穿的人覺着愜意就是了。尺



寸我看也差不多。若不相信，你織就後，我試穿穿看。合式不合式，筠青看着他那種堅執的樣子，倒覺得有些兒可笑。他還說試穿穿看。那末穿上了身，便不肯脫下來了。雖然說尺寸似乎小一點，便那種毛絨線織物，本沒有什麼大小的。昨天在汽車裏，沒有被他發現，這絨衫領上心形的標識，倘在試穿的那時候，一定要被他發見了，不免要因此而生出疑慮。由疑慮而生出麻煩來，倒是坦白地給了他，可以省了許多事。就是給他現在也不能把一件沒有完工的毛絨線衫給他。總要做好了，一件成功的物品，然後可以給他咧。但是給了他以後，陳士華來時却怎樣呢？筠青深悔昨天從學校裏回來，不該把那件未完工的毛絨線衫帶了回來。致生出這種糾紛來。苦自己不着，非有趕緊再給陳士華織一件。大概他到上海的時期，至少還在一星期之外。也許要兩星期也未可知。要是加工趕



織幾天工夫就織成了。那末到士華來時。依然有一件新的絨線衫給他。這又有什麼要緊咧。伊決定了把這件毛線絨衫給李光啓後。心中好似安定了一下。便笑着答應他道。好。這一件便給你。但是總得要完工以後。不過他們託了我好久了。到今天剛剛完工。又被你搶去了。我非趕緊再織一件不可。那末今天就得去買絨線。非得賠償他們一件不可。李光啓道。你給我一種顏色的樣子。我立刻去配來。再不然。我們兩人一同去購買。筠青道。那也不必去。我坐了你的汽車去。到興聖街走一趟。一刻兒就回來了。你也不必同去。我本來還要配別種絨線咧。光啓道。我不去。也可以。那件絨線衫要多少絨線呢。我不能讓你吃賠賬。這個代價須帶了去。筠青道。笑話。我難道送給你一件絨線衫也送不起嗎。況且我們在天主堂街那種鋪子裏都有賬的。我們隨時可以拿走。李光啓聽得筠青說。



這件絨線衫是送給他的了。那是美人之貽。是伊千針萬縷所織成的。這是一件最可寶貴的東西。足以傲睨儕輩。當然得意非凡。自然是謝也不謝一聲。直受不辭了。一定付伊毛絨線的代價。未免過於小氣。即使毛絨線的代價償還了。那末織這件衣服的工價怎樣算法呢。黃筠青決不是靠着區區十指所獲的女紅以爲生活的。你要給伊一種代價。那就未免小覷伊了。不過他再確定一句道。那末你手裏的一件。確定是我的了。便是遇見了託你織這件絨線衫的同學。也不能讓伊拿走了。筠青點頭道。答應了給你。自然給你了。今天晚上。可以完工。明天就交付與你。伊想要解除李光啓心底裏的疑雲。只有這個辦法。他一定滿腹疑雲。以爲我這件絨線衫是給什麼人做的。他不能窮詰我是給什麼人做的。他也無權來詰問我是給什麼人織的。於無可如何之中。他總想出一個法子。便直



捷索取這件絨線衫了。倘然我要不給他。他也沒有辦法。不過使他更加疑雲重疊。現在坦白地給了他。他既無話可說。也使他不再疑慮。至於陳士華那一方面。趕緊再織一件。也來得及。爭得區區一件絨線衫。有什麼大關係。絨線衫有時可以代表人的心意。有時也不足代表人的心意呢。筠青要趕緊把第二件絨線衫繼續工作。便冒了西風淒緊的天氣。又去配了同樣顏色的毛絨線。伊想這第二件毛絨線衫。至少要比第一件做得好一些。因為第一件織得時候太久了。從沒有上學開課的時候。就起始動工。一直到了如今。又從學校裏到家裏。老是攜來攜去。手指頭捏也捏髒了。已失去了鮮艷的光色。而今拚這幾天工夫。無日無夜。一口氣把它織好。當然要比第一件好得多。有許多地方。也得稍加改良。總之做好以後。不會比第一件壞就是了。黃筠青已覺解脫了這個難關。購買了毛



絨線回來。預備從明天。就要開始新的工作。要開始新的工作。先要結束了舊的工作。伊把第一件完工以後。不覺有一事躊躇起來了。原來伊起初沒有想到。及至完工了摺疊起來。忽然看見了領背上自己用紅線所繡的心形標記。而且心形之中。還有縮寫的外國字母。是伊自己的名字。這毛絨線衫。本來是預備送給陳士華的。製上這個標記。以示親密之意。現在怎麼辦呢。拆去了不免露出針線痕跡。并且昨天在汽車中。光啓不知道已經見過了。沒有想這也是無關重要。便是算我織的。有什麼關係。這好似畫了一幅畫。寫了一張字。也須落了一個款。蓋上一個圖章。凡是藝術品。都有署名蓋章的習慣。那末我們的女紅。也是如此。在學校中什麼美術手工科。如工細的繡品之類。也有署名蓋章。用絲繡製成的。無足爲異。伊想到那裏。便仍舊把那個心形標記留在這上頭。到了明天早晨。



筠青和光啓二人。又要同車到學校的時候。伊便尋出了一個錦匣。把那件毛絨線衫。摺疊端正。安放在裏面。算是一種禮物。贈與光啓。光啓自然歡喜。這時候那絨線衫的全部已經完工。光啓便要試服。到底尺寸小了多少。一抖開來時。便發見那個猩紅色心形的標記。子細一看。在心形的裏面。還有兩個外國字母。正是筠青外國名字縮寫的第一字。光啓見了。更是高興。便嚷道。呀。昨天還沒有這個標記咧。這是新繡上去的吧。筠青心中暗暗好笑。想這是好幾天工夫。已經做好了。前天在學校中回來。從汽車裏抖出來的當兒。早已有。那是你自己粗心。沒有看到。昨天也有些故意隱藏。不使你瞧見。但是你既然說昨天沒有看見這個標記。就算是昨天沒有。是晚上新繡上的。也無不可。總總敷衍他過去。也可以完事了。但是李光啓却以為毛絨線衫上這個標記的確是新加上去的。因為



是特地贈他的。所以加上這個標記。而且又是一個猩紅的心形。可以表示同心結合之意。顏色又是何等鮮艷的動目。意思又是何等誠懇的表示。這就可以顯出筠青的對於他大有深情。而那件毛絨線衫。實在是惟一寶貴的贈物。他這時的喜心倒翻。有一種非可以言語形容的愉快。滿口的謝着筠青。披在背上試了一試。口中說正好正好。依然很寶貴的安放在那個匣子裏。筠青道。今天的氣候。比較前兩天冷一些。就可以穿在。身上。不必再安放好了呢。光啓道。天氣還不算十分冷。等到大冷時。再穿它吧。筠青自從送去了那件毛絨線衫後。急忙的趕織第二件毛絨線衫。同時又接到了陳士華的信。說一星期以後。便要到上海來了。伊想他說到一星期以後。至少還要耽擱一星期。在此期間。日夜加工。沒有不能完工之理。第一件本是爲他織的。不想中途爲人篡奪以去。這第二件所有



顏色花樣。以及領背上的標記之類。都和第一件一模一樣。到了陳士華母親的喪事完畢以後。回到上海來時。伊的那一件絨線衫也早已完工了。陳士華對於愛人所贈細針密縷的那件衣服。當然竭誠歡迎。筠青也不再告訴他已經織過一件給李光啓了。因爲光啓與士華兩人。既不同科。又不同班。甚少接近的機會。



第十八回 靜中動思開展覽會 閑裏忙激起勞資家

十一月的小春天氣。把含蓄的早梅。已烘開了一半。因爲天氣的和暖。所有皮裘。都穿不上身。至多是穿了絲棉。或是駝絨之類。那班大學校的學生。大半是愛穿西裝。裏面便襯了那些毛絨線衫。可是有許多人。因爲天氣暖。還沒有穿上身的。也有許多人。因爲天氣暖。已經穿上了身。又把它脫下來的。這個中華大學校的第三寄宿舍。是一個三層大樓。在第二層樓上。向南第六號房裏。却住了有七位學生。雖然人數有七位。他們倒也收拾得很清楚。每人有一隻小書桌。一張椅子。不過在這桌子上。可以看出各人的個性。有的瓶花妥帖。甌茗精良。或者供了自己的。或是愛人的照片。有的却亂七八糟。墨污狼藉。書如青山亂疊。紙似秋葉紛飛。他們七人中。也組織了一個小小自治會。也輪流着派個值日生。整理這一間



屋子。可是剛整理好了。一回兒又不成樣子了。還有兩位。早晨起來了。從不把被頭摺起。把被兒做成野獸的山洞一般。早起從那個洞府裏鑽出來。到晚上睡覺時。便向那洞府裏一鑽。逢着值日嚴厲的同學。一定要強迫伊把被兒摺起來。堆得好好的。要是伊的被單髒了。也須迫着他拆下來去洗。不過那班學生。不免都帶一點少爺脾氣。他們高興就整理整理。不高興也聽其自然。反正也有公役伺候他們。所有掃地抹桌等等。都是公役們的職司。可是公役也只圖一個表面。但求眼前過得去。掃地只掃一方空地。其餘牆壁屋角。也就媽媽虎虎了。抹桌也略盡人事。有許多老爺們的桌子上。只好任其亂攤。你移動了他的位置。回頭他找不着東西。那公役就挨這一頓罵。非同小可咧。但是今天他們的房裏。不期而然的發現了一種美麗的呈現。原來這七位同學都穿的是西裝。西裝裏面。每



人都有一件毛絨線衫。今天因爲天氣暖。各人都把那件毛絨線衫脫了。丟在自己的牀上。可是那種毛絨線衫的顏色。各各不同。有玫瑰紫的。有鸚哥綠的。有燕尾青的。有鵝兒黃的。其所織的花樣。也有魚鱗的。冰紋的。柳條的。水浪的。加着那一種顏色爲地。却用那一種顏色鑲邊。愈見得五色紛披。顯出一種奇觀來。雖然他們各丟在自己的牀上。可是恰巧每人都有這們的一襲。因爲這房間裏的七位學生。都屬於文學系。他們都是同屬一系。非常愛好。而且他們都沒有結婚。只是聽說他們都有一個愛人。有的是已經訂了婚。尙沒有結婚的。這便稱之爲未婚妻了。有的不過是兩人心心相印。尙沒有訂過婚。只是心心相印。你心中有我。我心中有你罷了。有的就是本校的女同學。如電磁一般的相感應。不久便成爲理想中的情人了。有的是他的未婚妻。在別一個學校裏。兩地相思。藉魚



雁以相通。要到了星期六或者星期日。方可以謀一面。可是他們身上所穿的毛絨線衫。却都是他們的愛人給他們織的。每人都有一件。七個人便是七件。只是每一件的顏色。每一件的花紋。每一件的樣式。都沒有相同的。相同的。就是那各個愛好之人的深情密意。願伊的戀人溫暖地嚴密地穿在貼身的一片柔情。却是一致的。他們各人把各人所愛的毛絨線衫穿在身上。却不覺得。及至各人都脫下來。放在牀上。倒成了一種奇觀。那時有位姓趙的。喚做趙治中。他是在這七人中最喜事的一位。大家贈他一個雅號。喚作『無事忙』。他也直任不辭。他說紅樓夢上的賈寶玉。不是人家也呼他爲無事忙嗎。我是賈寶玉。你們便是紅樓夢中的諸姊妹了。那天這位無事忙的趙治中。忽然說道。我們七個人。大家都有一件毛絨線衫。不用說。這毛絨線衫。大概都是愛人織的。却有各種顏色各



種花紋之不同。倒也可以算一個奇觀。說到那裏，這時立刻有個別號喚做反動份子的仇天戴提出抗議道：「不對。我的絨線衫就不是什麼愛人織的。原來這位仇天戴最喜歡反對人家的言語和意見。即使心裏贊成。他嘴裏也要說幾句反對的話。因此大家便送了他這個別號。」趙治中道：「我知道反動份子就有異議了。你的毛線衫不是愛人織的。却是誰織的呢？」仇天戴道：「我的這件毛絨線衫是我妹妹織的。」趙治中道：「誰知道你呢？」好在我的意見現在却是在各人一件毛絨線衫上着想。不是在愛人上着想。你的毛絨線衫是愛人織的也好。不是愛人織的也好。總之各人有一件不同的毛絨線衫。那是事實。我們可以發起一個毛絨線衫展覽會。七人之中有一位別號喚做勞動家的勞家同。他便鼓掌贊成。說這事很有趣。我們這同房間的七人中已經每人有一件毛絨線衫。但是穿毛



絨線衫的。不止我們幾個人。我們這學校中全體學生。共有一千二三百人。除去了女同學二三百人。也還有一千人。這一千人中。至少有大半是有絨線衫的。把這五六百件毛絨線衫。聚在一處陳列起來。不是洋洋大觀嗎。趙治中道。好。現在勞動家已贊成了。還有附議贊成的嗎。只要有人贊成。我們便幹起來。這位勞家同。人家便把家同兩個字倒轉來。呼之爲勞動家。其實他。也的確有些勞動家的氣息。第一他家裏沒有錢。籌集一點學費。很費苦辛。第二他在宿舍裏。有什麼勞動的事。或者是移一個鋪位。掛一盞電燈。都是他去做。他和這位無事忙的趙治中。最說得來。凡有什麼事情發起。老是趙治中出主意。勞家同擔任奔走接洽之勞。兩個人互相爲用。不然。單是一個趙治中。雖然他是無事忙。也不容易辦起來咧。可是反動份子依然取反對的態度。說道。這不是無事自擾嗎。關於什麼



學問上。藝術上。開開什麼展覽會。那是很有益的事。大家可以增長些知識。這一件毛絨線衫。不過穿在裏面。藉以禦寒的。這有什麼展覽會可開。我可知道老趙的意思了。他得了這件松花色的新毛絨線衫。是他的未婚妻林妹妹新給他織成的。他不過要波斯人獻寶一般。獻給大家看看。表示他有這們一件齊整的毛絨線衫罷了。趙治中道。嘿。你總是猜人家懷着自私自利之心。就只是眼孔子太淺了。你以為我那件松花色的絨線衫算齊整了嗎。我見許多同學們所穿的絨線衫。正多美麗齊整的咧。要是一開展覽會。他們都願意送來陳列。到那裏你就可以看見五花六門的許多新樣子咧。七人之中。有一位學生。喚做金世和的。他道。你們開了那個毛絨衫展覽會。我同時有三件美麗的毛絨線衫。可以送去陳列。顏色便各件不同。仇天戴道。賣弄你毛絨線衫有三件之多。這也算不得



你金絲猴怎樣的闊綽。倘然開了一家洋貨鋪子。幾百件毛絨線衫。他們也搬得出咧。原來這位名喚金世和的。是這同房間七人之中。家裏最有錢的。因為他的名字喚作金世和。人家叫溜了口。便叫他金絲猴的。確他的一副臉子。很有些像猴子形。他在學校中。有兩個別號。一個便呼他爲金絲猴。一個就稱他爲資本家。因為他們的同房間七人之中。既有了一位勞動家。就不能不有一位資本家。可是這資勞兩位學生。在語言之中。又時常因一件極小的事衝突起來。這時勞家同對於金世和的三件毛絨線衫。也提出抗議了。他道。我主張這個展覽會裏。每人只許陳列一件毛絨線衫。多了就不算希奇。而且也毫無意義。老實不客氣。這的確有些各人自炫他愛人給他那件毛絨線衫之意。不是愛人織的。就很少情意了。反動份子說的話很對。一家洋貨鋪子。放出去雇女工織的毛絨線衫。




就有百餘件。他們也可以自己成立一個覽展會了。金世和道。但是我並不是開洋貨鋪子的老闆。你怎麼知道我的這三件毛絨線衫。不是我的愛人所織的呢。而且我這三件。顏色花樣。各不相同。爲什麼每人限制只許陳列一件呢。勞家同道。一件也就殼了。何必如淮陰將兵。多多益善呢。你倘然有三件的。不妨在這三件之中。選出最好的一件。送去陳列。而且依我的主張。凡是把毛絨線衫到展覽會來陳列的。應先組織一個審查會。先審查一下子。一、不許把買來的充數。二、就是每人只許陳列一件。三、毛絨衫線的所有者是什麼人。毛絨線衫的製造者是什麼人。都要一一標明。纔見到有興味。金世和道。別的都贊成。就是第二條我不贊成。爲甚麼人家有三件的。限制他只許陳列一件呢。倘然這三件一樣的美麗。無分軒輊。便怎麼辦呢。并且我以爲還要補充兩條。四、凡是那件毛絨線衫。



顏色已褪。或已有破損污穢的。不許陳列。五女同學的毛絨線衫。也應陳列。但另列一處。勞家同道。你的補充兩條。我都不贊成。我的原則。是凡要是愛人織的。即使稍為顏色褪舊。也可以送來陳列。而且因此倒顯出他不忘舊誼的美德。因為一件毛絨線衫。就有一件毛絨線衫上的歷史與故事。也許有其人已杳。其物尚在。表示他不忘故劍之思的。那末這件毛絨線衫。雖然是舊了。却比新的毛絨線衫。還有價值。除非是他看見了許多陳列的毛絨線衫太美麗了。他覺得自慚形穢。不拿出來陳列。我們也不去強迫他。否則一概可以陳列。關於女同學的毛絨線衫。倘然也陳列起來。當然要比男同學的美麗而香艷得多。更足以吸引人家來瞻仰。但是我想一班女同學。決不肯拿來陳列。我們的毛絨線衫。穿在西裝裏面。也半露在外面的。像他們却是全穿在裏面。都是貼近肌膚的。僅僅把穿



在外面的大掛背心之類。取來陳列。更沒有意思。而且顯見得我們發起這個展覽會。就是拋磚引玉。要引誘他們女同學的貼身衣服似的。因此我們只要男同學的。不要女同學的。覺得光明正大了許多。金世和道。我問你。我們開這展覽會時。也許女同學來參觀嗎。還是謝絕女賓嗎。勞家同道。這那有不許女同學參觀。謝絕女賓之理。到了那一天。我們還要請求女同學來幫忙。邀請女賓都來批評咧。金世和道。可又來。你們既是要請求女同學幫忙。開放女學生參觀。邀請女賓來批評。怎麼又不許女同學的物品來陳列呢。而且男同學又限制着每人只許陳列一件。這個我有些兒不贊成。趙治中聽得他們兩人各持一說。兩不相下。便道。怎麼事還沒有辦成。你們兩個又勞資衝突起來了。我的意思。金絲猴要賣弄你毛絨線衫有三件之多。我們可以答應你陳列。至於女同學的毛絨線衫。



我們爲免除麻煩及嫌疑起見。還是不陳列爲是。勞動份子說的。凡是送來陳列的。我們應該組織一個審查會。先行審查一下。然後允許陳列。這是對的。他說毛絨線衫。凡是愛人所織的。雖然顏色已經褪舊。也應陳列。那個原則是不錯。不過倘然那件絨衫。已經是破爛不堪。而且既髒且臭。我們也許他陳列嗎。我知道有幾位同學。他衣裳穿上了身。從來不想洗換。尤其是穿在裏面的衣服。白的變成了灰色。黑的變成了油布。一雙襪直要穿到腳趾脫穎而出。腳跟流露在外。他纔脫下來。向褥子底下。一塞。也不再問訊了。譬如那毛絨線衫。也有那種既破且髒的東西。陳列在那裏。教許多女同學看見了。做了個西子掩鼻而過。笑也被他們笑死了。我的意思。我們倘然要辦的就辦。趁這幾日天氣暖和。天一冷了。人家都要穿上身去。便再也不肯脫下來了。我們這七個人。就算是發起人。此外要



加入的。也可以加入。說着他向他聯牀的一位同學戴着一個大眼鏡的說道。羅克。我們發起這個展覽會。要做一個小啓。就請你大筆一揮吧。你做好了以後。我們就要在壁報上發表了。原來這位戴大眼鏡的同學。他喚做章文範。因爲他戴一個闊邊大眼鏡。神氣很像電影中演滑稽劇的羅克。於是人家便送他一個外號。喚他羅克。章文範在這七人之中。文筆最佳。而且也喜歡動筆。在學校中所出的文學周刊上。常常有他的文章。寫一點小品文之類。也很顯出他一枝筆靈警動人。有時在壁報上。也常有他的文字發表。他是一位高等程度的近視眼。這天正取了一本文學雜誌。細細的看。對於他們所發起而討論的毛絨線衫展覽會。不贊一詞。及至趙治中喚到了他時。方把手中的那本雜誌。向桌子上一放。說你們在商量發起什麼事呀。趙治中笑道。真是一個書獃子。我們鬧了這好



半天。你還沒有聽得。章文範道。我斷斷續續。也聽得你們在講開什麼毛絨線衫的展覽會。你的這位無事忙先生。真會想出許多花樣來。現在你們要委託我什麼事。趙治中道。我們這同房間七個人。都算是發起人。你也是發起人之一。現在我們要發起這個會。須做一篇小啟。登諸壁報。這篇小啟。要簡短而風趣。這就要煩你的大筆了。章文範道。容易容易。我立刻就來起草。小序以後。還要幾條規則。這用不着開大會。原是近於游戲的事。不過須定一個日子。我想星期六的下午沒有課。我們就定在星期六的下午。今天是星期二。本來毛絨線衫。他們都是現成在那裏。用不着籌備的。誰高興送來陳列的。便送到一個集中的地方。收了他們的毛絨線衫。給他們一張收條。陳列過後。憑這收條來領回。豈不是好。趙治中道。好好好。就這樣辦。我想陳列的地方。借圖書館第三室。不過陳列的方式。



要畧爲研究一下。并且也要帶一些美術思想。要是雜亂無章的堆置在那裏。那就沒有意思了。金世和道。要陳列的合於美術化。我倒想起一個人來了。徐佩芬等不是在他的學校裏。開過幾次手工展覽會嗎。一切陳列。都是由他們學生自己佈置的。我們去請密司徐來幫忙。想伊也是高興來的。趙治中取了一枝墨水筆在手裏。說我們把應辦的事都記出來。一面請羅克就起草。今天下午就可以登載壁報。我是最爽快不過的。要辦立刻就辦。向前猛進。不容猶豫。一刻兒工夫。章文範早把小啓擬就。下面又附有幾條簡單的規則。便送於編輯本校壁報的主任。他們是用一種油印把它印出來的。一印就可以印一二百張。不到兩點鐘。把學校裏各處張貼壁報的地方。都貼出來。尤其是每個寄宿舍的門口。都圍着許多男女學生在那裏觀瞧。凡是年青的人。大家從沒有事的裏面。都想



找出一點事兒來。熱鬧一下子。現在聽說有這樣一個從來沒有人發起的什麼毛絨線衫展覽會。自己有一件毛絨線衫的。不管是愛人織的。或是姊妹們織的。覺得在這新鮮有趣的展覽會裏。也可以晾它一下。因此到了明天。便有許多人紛紛的把自己的毛絨線衫。都送到那個集中地方來了。一共收到了有六七百件之多。五彩紛披。真可以算得是一個洋洋大觀。把它登記、整理、陳列起來。却也要費許多時候。幸虧金世和所介紹來的這位密司徐。却極高興的趕來幫忙。看伊這樣那樣的指揮佈置。好似有什麼特別技能。高高低低。參參差差的陳列起來。色彩都支配得很均勻。也沒有這一件遮蔽了那一件。都教進來參觀的人。全能瞧得清楚。到了星期六的那一天下午。來參觀的男女同學。續續而來。把一個圖書館第三室擠滿了。真所謂如入山陰道上。目不暇給了。就中有兩件



線衫。一定知道是送來陳列的。你道是那兩件。一件是李光啓所有的。一件是陳士華所有的。這兩件毛絨線衫。同出於黃筠青的手織。而且是同樣顏色。同樣花紋。領背上又同有一個標記。因爲這幾天內。天氣還沒有過於嚴寒。兩件毛絨線衫之所有者。都還沒有穿上身。現在同學中。恰巧有發起那種展覽會的。他們自然都很高興。把愛人給他們細針密縷所織成的那件毛絨線衫。送到會裏來陳列了。他們又舉出了幾個評判員。却又把黃筠青舉在評判員之中。使伊很爲難。後來只好託詞辭去。到了星期六的上午。伊只說有些頭痛。一個人悄悄的坐了黃包車回家去了。



哀 第十八回



第十九回

是素非丹戀成三角 看朱作碧禍起雙胎

徐佩芬女士倒是一位極細心的人。因為會場上由伊支配陳列。所以都要經過伊的手。這五六百件毛絨線衫。如何的陳列的適宜。倒也是一種經濟。伊起初見送來的毛絨線衫。似山一般堆積在那裏。想不出一個辦法。後來想出一個頭緒來。先把顏色分一分。似穠豔的顏色爲一類。素澹的顏色爲一類。然後再從穠豔中分出各種顏色。從素澹中又分出各種顏色。雖然到陳列那個時候。要把各種顏色錯綜調和。方見得好看。現在却似畫家在調色板上。先分一分。這樣一來。便覺得有了頭緒了。然在這個時候。却發現出兩件藍色白邊同花紋的毛絨線衫了。這因爲兩件毛絨線衫。正是同日送去。李光啓是上午送去的。陳士華是下午送去的。到了晚上。徐佩芬整理起來。先見了一件。便把它歸入藍色的一類裏去。藍



也有幾種藍色。有淺藍的。有深藍的。徐佩芬先提在手裏一看。見藍地鑲着白邊。很覺得靜美。又略一看組織結構。頗爲勻稱。但也不注意。又去整理別件。不想回過頭來。又取到一件藍地白邊的。和剛纔所見的是一個模樣。伊自己覺得頭腦有些弄昏了。想起一件已經歸到了藍顏色的一部分裏去。怎麼又帶了出來。於是伊把第二件歸到藍顏色部分中去。却又明明見到藍顏色部分中。已經有了一件了。伊動了好奇之心。把已經歸入藍顏色部分中去的一件抽出來。再把手裏提的一件一比。却是一模一樣。一點沒有參差。不但是藍地白邊的顏色一樣。而且所有花紋樣式。也是毫無分別。雖然是由手工織成的。却好似機械中的出品。都是一個模型。徐女士再把那兩件毛絨線衫上所扣的小小紙牌子一看。却見先前一件。是商學院三年級生李光啓所有的。剛發現的一件。是文學院



三年級生陳士華所有的。至於何人所織。在發起時候原議上是也應該注出的。但到後來。經衆反對。因爲誰是誰的愛人。在未結婚以前。大概都不願披露。並且有許多也實在不能確定的。有的毛絨線衫雖穿上身。所織的究竟是否愛人。尙在未知之天。你一定要把所有者和著作者一同注出。這分明是在毛絨線衫上造了一張表。某人的愛人便是某人。一概全明白披露了。這有許多人是不願意的。但是這兩件毛絨線衫。一望而知是一個人的作品。何況徐佩芬是個內家。組織結構。全出於一人之手。伊已經很明白了。因此伊對於這兩件作品。就特別注意。把它細細的審視。有沒有特異之點。也許是他們在外面雇着女工所織。同時織了這兩件同樣的衫子。恰巧他們兩人購去了。也是意中之事。可是伊翻開領背上一看。發見了那個猩紅心形的標記。便知道決非尋常女士所織。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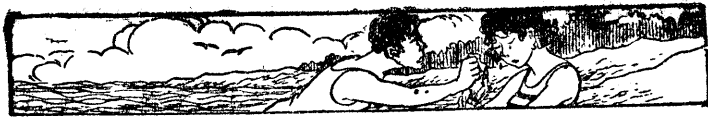
是贈與愛人之品。不然。斷沒有這樣細密溫柔的。那心形裏面還有兩個外國字。徐佩芬推測起來。這一定是伊的名字了。但僅僅兩個外國字也猜不出誰人的名字。那時金世和正在翻看別處的陳列品。徐佩芬向他招招手。他便走過來了。問是什麼事。徐佩芬道。你看這裏發見有同樣顏色。同樣花紋。以及組織結構無一不相同的兩件毛絨線衫。裏面作品人的標記。也是一樣。却是贈與兩個人的。這倒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咧。金世和湊上去一看。也不覺驚異道。咦。真的是什麼人織的呀。徐佩芬道。你不瞧在伊心形的標記內。不是兩個外國字。我想就是伊的名字吧。正說時。趙治中也走近前來。大家都覺得很爲納罕。金世和道。我們陳列起來。把這兩件同樣的毛絨線衫。陳列在一處。開開他們的頑笑好不好。教人家注意一下。這也是我們開這個展覽會的一件特異的事咧。可是趙治中



雖然是個無事忙。他的心地。比金世和忠厚得多。他是認得黃筠青的。他見了心形標記中的兩個外國字。有些兒疑心是黃筠青織的。只是也不敢決定一定是伊。總總可見得那個人已分愛於兩人是無疑的了。他便向金世和道。不要搗亂了吧。也許人家有不得已的苦心。也許人家正在兩者之中。選擇其一。不用說。那兩位毛絨線衫的所有者。大家各不知道的。被你這樣的把它陳列在一處。益發教人注意了。我們不過乘興好事。揭發人家的祕密。萬一鬧出事來。可不是頑的。徐佩芬也是一個怕事的人。又經趙治中這般一說。便道。趙先生的話兒對。我們這次毛絨線衫展覽會。原是帶一些遊戲性質的。他們送來了。我們便代他陳列起來。他們不送來時。也就罷了。不要因了遊戲的事。而發生別的事情來。正如趙先生所說的。也許人家在這裏面別有文章。我們不必陳列在一起。還是把



它分開來陳列。使人不覺就是咯。這樣一說。金世和方始無詞。但是他們的最先發起的幾個人中。都以為是一件珍聞。到了星期六的下午。剛吃了飯。不到兩點鐘。參觀的男女學生。已續續地來了。李光啓很以為得意。他想約了筠青。同往參觀了這個展覽會。然後一同回去。我們的結婚問題。不久就向姑母提出了。在筠青一方面。一定可以得到同意。那是不能猶豫的。誰知到了女同學的宿舍裏一問。說道黃小姐在上午已經回家去了。李光啓道。每星期六總是下午回去的。怎麼本星期六。却這樣的早回去了。宿舍裏的老媽子道。是的。黃小姐說今天有些頭痛。所以上午就回去了。還是我給伊雇的黃包車咧。李光啓道。既是頭痛。怎麼不打一電話給我。我有車子送伊回去呢。光啓這兩句話。已經不是向老媽子說。只是他在自言自語罷咧。因想既是伊先回去了。不能同往參觀。那末我



便隨意的參觀一趟。不知他們把我這件毛絨線衫陳列在什麼地方。怎樣的一個陳列法子。從來那些展覽會的會場。都是把一間大廣場。用桌椅或是繩子圍繞得曲曲折折。兩邊都陳列着出品。使參觀的人。雖是走馬看花。也不會遺漏。今天這個毛絨線衫展覽會也是如此。把個圖書館第三室也曲曲折折的圍住。可以使你從頭看到了尾。一件不會遺漏。偏偏李光啟是個性急的人。他跑了進去。雖然看見四面八方全是毛絨線衫。而且有種種的顏色。真使他目迷五采。可是他不願意看人家的毛絨線衫。他一心只想找尋自己的那件毛絨線衫。陳列在那裏。因此他進門以後。並不依着程序看去。只是東張西望。在找尋自己的出品。他一眼望見正中的一堆。似一座山頭的樣子。那頂高山尖上的一件。正是藍地白邊。好像自己的一件。可是要依着程序。曲折的繞過去。還要在這個屋子



裏打幾個盤旋。并且前面還有許多人阻住。他們還在細細的研究。李光啟早等不及了。幸喜他們雖然把繩子等物圍繞着。上下却都空着。他便使展他在運動場跳高的本領。輕輕的一躍。早跳過了繩子去。便到陳列自己那件衫子的面前。他想到底被我尋着了。這時每一件毛絨線衫上都綴着一方美術式的小紙牌兒。上面寫明的品名、花色、以及所有者的那一院幾年級學生和他的姓名名類。李光啟很得意的湊上去瞧那紙牌上自己的名字。及至細細一看。不覺詫異起來。所有者是寫着文學院三年級學生陳某某的名字。他想這一定是弄錯了。這明明是我送來的出品。怎麼這牌子上却寫了姓陳的。那不是張冠李戴了嗎。恰巧那位綽號金絲猴的金世和。站在旁邊。他冷眼在看着。見李光啟在注意那件藍地白邊的絨線衫。他也在注意李光啟那個人。很想知道那兩件同樣毛



絨線衫的祕密。胸前扣了一條約有五分鐘三寸長的粉紅小綢條兒。隨風飄拂。上面寫的一行什麼字。却看不清楚。大約是什麼招待員之類。徐徐的走向李光啓身畔來。李光啓知道他是這個展覽會中的職員了。他正要找一個職員質問他們。爲甚的把人家送來的出品。張冠李戴了。因指着那件藍色的絨線衫道。你們這個標籤弄錯了。那件衫子。我知道是個姓李的送來陳列的。怎麼你們牌子上。寫了姓陳的是那件絨線衫的所有者呢。金世和却笑嘻嘻的說道。我們是絕不會弄錯的。誰的出品。一送來即立刻登記標籤。排列號數。只怕你先生看錯了。李光啓道。我怎麼會看錯。實在告訴你。我就是姓李。那件毛絨線衫。便是我送來陳列的。金世和又笑了一笑道。我知道了。貴姓李。是在商學院的嗎。那末李先生送來的一件。我們陳列在這裏。請隨我來。李光啓跟了他走。却見那邊也陳



列着許多毛絨線衫。周圍排列着各種穠豔的顏色。象徵是春來的萬紫千紅。各種鬪奇炫異的花木。中間把那件藍地白邊的衫子。平鋪在那裏。象徵是一池的春水。金世和指點着給他瞧道。你先生送來陳列的一件。大概就是那一件吧。也不知道是不是。請你自己觀察吧。說時。又向他笑了一笑道。這也無怪你先生要認錯的。確那兩件毛絨線衫。織來是一模一樣。一點兒沒有差異之處。好似人家生了一對雙胞胎。我們都覺得這是展覽會中的一件珍異之事。所以你先生一說。我就知道你認錯了。我們本主張把這兩件陳列在一處。以示特異。好比花中的並頭蓮。蠶絲中的同宮繭一般。也有人說。其中不知有什麼別種意義。因此故意分開陳列。爲的它是藍色的。一邊象徵的是山。一邊象徵的是水。但是這兩件的出於一手。不容疑猜。那顏色花紋。都是極好的。却不知出於那家閨秀之




手。金世和說着。又呵呵大笑一陣。這似諷似嘲的一派言語。都直刺入李光啟的心坎。李光啟方纔知道先前所見的一件。不是自己的。實在是錯認了。現在這一件。那纔是自己送來陳列的。他們的小紙牌上。也寫着自己的姓名。這是不會差的。可是剛纔這一件。那個姓陳的是什麼人呢。他這時忽然想起。我的那件毛絨線衫上。有一個猩紅心形的標記。那是筠青特地隨後做上去的。衣服儘管可以織得一模一樣。沒有一毫相異。那一個猩紅心形的標記。是個特點。別的織品上不會有的。他指着這件鋪在那裏的絨衫道。不過我這件衣服上。有個作品人的記號。咧。金世和又拍着手說道。珍奇就在這一點上。我們在沒有陳列之前。已經把兩件絨衫。大大的比較一下。研究一下。簡直是一點兒沒有什麼差別。就是那個紅色心形的標記。也是一毫無二。因想到這位女士的用心。極其祕密。伊



對於兩件衣服的主人。一點兒沒有偏畸咧。李光啟聽說那件絨衫上。也有紅色心形的標記。他心中早已一呆。下面的話。也沒有聽得清楚。他三脚兩步。跳到剛纔先看見那件絨衫陳列的地方。第一注意的。是這件毛絨線衫的所有者是什麼人。他瞧着這小紙牌上寫的是文學院三年級生陳士華的名字。他恍然道。我記起來了。在馬斯南路那一天。有一位男同學來訪筠青。是個小身材。頭髮梳得光光的。說話慢吞吞好像一個女人似的。那人是叫陳士華。因為我聽得黃家的傭人們。都喚他陳少爺。有一天。他來了。筠青不在家。是我和他碰見的。我不認得了。問他貴姓。記得他說姓陳。名字我也問他過。不過已經忘掉了。我問他時。他却問我。是不是李先生。他怎麼知道我姓李呢。我記得他右手臂上。還纏着黑紗。好像是還帶着什麼人的孝咧。李光啟這時又想起一件事來了。有一個星期



六筠青決意要先回家。說和女同學約好了的。用汽車送他不要。及至晚上。我回到馬斯南路時。問起伊弟弟元吉時。初說好姐姐和華哥哥一同出去的。及至我問他是誰。什麼人叫華哥哥。他便改口了。說是一個女同學。大概他們雖然吩咐這個小孩子。不要叫他說什麼。小孩子家口沒遮攔。便這樣的衝口而出。所謂華哥哥者。不是陳士華是誰。如此說來。陳士華這個小子。一定是在追逐黃筠青。筠青恐怕也有意於他。這件毛絨線衫。一定是預先爲他織的。就是那藍地白邊。也合於穿素的人服用。不想那一天。在汽車裏。天網恢恢。爲我所瞥見。及至我追問伊時。伊無可如何。只好推託說是女同學請伊幫忙。託伊代織的。那位女同學。既然自己不能織。何必兜攬這項工作。做那乞諸其鄰而與之的勾當呢。可見得都是誑語。可憐黃筠青這樣一位誠實的姑娘。平素從來不會說誑話的。現在



爲着陳士華被他迷惑了。也用誑話來騙我。這是一件可恨的事。而且我本來也就不喜歡穿那種毛絨線衫的。因爲把身體裹得緊緊的。不大自由。這回子。因爲看見筠青織的那件毛絨線衫。細針密縷。顏色鮮明。不免見獵心喜。也要一件毛絨線衫。并且出於一種嫉妒的本能。竟篡取了那第一件毛絨線衫。好像就覺察伊這件衣服是爲愛人而織的。果然今天把一切的祕密都暴露了。有了陳士華。那就沒有李光啓。我與他勢不兩立。這時李光啓的心中。真似打翻了五味瓶一般。鹹的酸的。辣的苦的。都混和在一起。不知道怎樣纔好。他想去質問黃筠青去。伊不該欺騙我。瞧伊的外貌。再溫柔也沒有。誰知道心裏比什麼還毒。他這時也不再和金世和兜搭。出了圖書館第三室。找到了自己的汽車。一直到馬斯南路來。自從他這一次暑假回到上海以後。馬斯南路黃宅。便算爲他第二的家。



了。每逢星期六回家，已成爲慣例。誰也沒有留心他。這天黃太太帶着元吉到親戚人家吃喜酒去了。李光啓知道黃筠青在學校宿舍中，是上午就歸家的。伊必定是懷着鬼胎，知道要顯露伊的祕密，所以急急託病而歸。此刻當然在家中，他也不等人家通報，一直奔到筠青的房中去。誰知剛踏進去，仇人劈面相逢。正遇着陳士華。原來士華在今天上午，也預備約着筠青，同往圖書館去參觀這個毛絨線衫展覽會的。自己有愛人所織的絨衫在那裏陳列，一定要約着愛人同往參觀。這也是一般人的心理。可是筠青正芳心宛轉，想兩件毛絨線衫，一定都陳列在那裏，而兩位毛絨線衫的所有者，又一定都要來約往參觀。同陳士華去，遇到了李光啓，固然不好。同李光啓去，遇到了陳士華，也使人難堪。因此伊推託頭痛，一早便回家來。果然兩個人都來約伊。陳士華到女宿舍去的時候，還在



李光啟之前。他探聽得筠青一個人叫了黃包車回去了。他想這個展覽會。也不過是一種遊戲性質。幾個同學們一時興到之作。也沒有什麼可觀的。既是筠青不去參觀。一個人去參觀。也沒有什麼意思。倒不如到筠青家裏。問問伊爲甚的。忽然頭痛起來了。及至到了黃家。恰巧只有筠青一人在家。瞧伊鬱鬱不樂。好似上了心事一般。士華還以爲伊真個在那裏頭痛。向着伊慰寒問暖。筠青心中想。今天展覽會上。倘是兩個人都不去。那就沒有事了。且把這一個祕密之謎。敷衍過去。再作計較。士華是今天沒有去參觀。只不知光啟如何。回頭又想。即使他兩人都去。但是兩件同樣的毛絨線衫。總要被入發見。論理應該索性告訴了士華。倒是坦白無隙的辦法。正在這個當兒。猛不防李光啟突然闖進伊的房間裏來。這使三人都失了顏色。原來光啟雖然住在筠青的家裏。平日間不大直



進入筠青的房間。筠青也不常招致他。不比士華。因爲筠青曾有一次患病。士華來探望伊。到了伊房裏後。以後也常來了。筠青現在瞧見光啓排闥直入。那個氣色完全不對。面容鉄青。眼睛露出兇光。不覺玉容失色。陳士華呢。正與黃筠青情話纏綿。兩人並肩駢坐在一個沙發上。問伊爲什麼不去參觀展覽會。有什麼不舒服。也不防李光啓似飛將軍自天而降。他那時站起來也不好。不站起來也不好。登時刺促不甯。臉上也變了色。李光啓以爲筠青獨自歸家。必然一人在房裏。我正好去質問伊。或者伊對於陳士華未必有情。伊也必然有一番剖白。誰知一走入筠青房間。頂頭卽遇着這個冤家。他這時的妒火與憤火齊燃。因爲他向來不直入筠青閨闈。今天大胆闖入。却先見陳士華在那裏了。這可知陳士華在伊的繡闈中。自去自來。幾如梁上之燕。他和黃筠青相親相近。又好比水中之



鷗。他被怒火中燒。好似眼睛裏也放出火來了。他那時不再進入筠青的房中。三脚兩步縮身出來。機械地回到自己房中。胸中空洞。一無主宰。自己睡倒在牀上。剛睡上。又坐了起來。猛然在他的那具鎖了的書桌抽斗裏。摸索了半晌。取得一物。卽安放在自己的褲子袋裏。茫然若失的由自己房中走出。剛走到草地上。正遇着陳士華自樓上下來。原來他和筠青正並坐談心。見李光啟闖了進來。又退了出去。情知這事有些兒不妙。但兩人面面相覷。別無話說。陳士華却還以爲吾兩人的愛好。不自今日始。卽便被人家觀破了。我們意志堅牢。還怕什麼事。我們惟有早早披露婚約。以掃除一切魔難。可是黃筠青終覺得怏怏不快。陳士華見筠青不高興。也只得辭別了。剛下了樓。走到草地上。恰巧劈面就遇見了李光啟。李光啟老實不客氣的問道。陳士華。你來做什麼。陳士華正也壞了一肚子



的臃腫氣。無處發洩。便冷笑一聲道。我來做什麼。誰管得了我。李光啓漲紅了臉道。誰管得。我偏管得。陳士華道。你是黃家什麼人。你要管什麼事。你問我來做什麼。那末我也要問你來做什麼。那李光啓是個不善詞令的人。加着氣往上衝。更說不出話來。便開口罵道。你這小子。你來引誘人家閨女。你這沒有廉恥的東西。陳士華見他破口罵人。便也忍不住還罵道。誰是沒廉恥的。你想把一個表妹佔爲己有。也不問問人家願意不願意。你有什麼權利可以干涉人家。你這侮蔑女性的野蠻。陳士華話還沒有絕聲。只見李光啓從他們西式褲袋中。掏出一件東西來。砰的一聲。正打在陳士華的胸口左乳下。



爽
第十九回

三四四



第二十回

碧海黃泉拚彼同命 緇衣素衲了此餘生

世人禍福。往往起於極微細之端。古人說的。其作始也簡。其將畢也鉅。颯風之發。起於蘋末。黃筠青因爲在莫干山避暑的當兒。和陳士華並坐榆樹之陰。偶然一時高興。允許士華給他織一件毛絨線衫。那時候。兩人雖未正式訂婚。可是兩心相許。已經有了堅牢的盟誓了。大概爲愛好的人。織那絨衫等物。本是常有的事。無足爲異。却不想憑空裏來了一個李光啓。那個李光啓。雖然是親戚。一向只是淡淡的。和伊沒有什麼關係。忽然以暑假後早來半個月的光陰。漸漸由冷澹的情意。變成熱烈。加以陳士華因爲老母有病。回家省母。及至到了學校。又因他的慈親故世。回去奔喪。不能和他的素心人相親近。李光啓便乘虛而入。一刻不離的追逐伊。也是合當有事。那天從學校中回來。筠青想把那件未完工的毛絨線衫。



帶回家去做完了。却被李光啓所瞥見。由於他的妒意的本能。一定要這件絨衫。筠青的性質。就是和藹溫柔。不肯得罪人的。只得把那件未完工的絨線衫。完工了。贈與光啓。而連夜加工的再織一件。送與士華。那種絨線衫。穿在西裝裏面。誰會去留心呢。況且李光啓和陳士華。既不同班。又不同級。兩人素來也不常見面。怎麼會各人把所有的毛絨線衫。互相比賽起來。偏偏生出一個無事忙的同學。趙治中來。發起什麼無中生有的毛絨線衫的展覽會。徵集各種各樣的毛絨線衫。送去陳列。那李陳兩人。各得一件美麗的毛絨線衫。自然都送去陳列了。偏偏還有個惟恐天下無事的金絲猴金世和。見着李光啓誤認了陳士華送來的一件爲自己的一件。和他喋喋不休。如諷如嘲的說了一陣子。及至李光啓一腔怒氣的回到馬斯南路。偏又怨家遇着對頭。那個情敵陳士華。恰又和筠青駢



坐談心。這時李光啓真是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這個惡氣，便訴之於小小勃郎甯了。直至砰然一聲，陳士華應聲而倒。李光啓不覺叫聲阿啣。知道自己已闖了大禍，丟了手鎗，向外就跑。連自己的汽車也不坐了。黃筠青在自己房中，也聽得砰然一聲，以為是馬路上的黃包車橡皮胎爆裂時發出那種聲音。但是心裏終覺得有些不定。向自己房外的陽台上一望，却見陳士華已經跌倒在草地上。問道：怎麼樣？只見士華顏色慘變，一手捧住在胸口，一手却不絕地向筠青搖手。筠青知道有些兒不妙，連跌帶撞的跑下扶梯來，撲向士華身邊來。連呼怎麼樣？怎麼樣？士華氣息微喘的向筠青耳畔道：中了一鎗，不妨事，快送到醫院去。說完了那句話時，人便暈過去了。這時黃太太又不在家。筠青又是痛，又是急。阿寶正在廚房裏預備茶水，也聽得了這個響聲，急急地奔出來，却見陳少爺跌



在地上。自己的三小姐也坐在草地。俯伏在士華身旁。不知到底爲了什麼事。筠青急急顫聲呼道。陳陳陳少爺受了傷。快送送送他到醫院去。阿寶道。怎麼送法呢。到那個醫院。他自己的汽車。今天沒有來咧。筠青道。快打電話。叫一輛汽車吧。阿寶雖然年紀小。很有急智。伊道。我們的門口。不是停有一輛汽車嗎。大概是李少爺的。現在我們叫起汽車來很慢。不如借李少爺的汽車用一用。我們兩個人。抬不動他。也可以請他的汽車夫來幫一幫忙。筠青被伊提醒。問道。李少爺到那裏去了。阿寶道。我不知道。我聽得了響聲方出來。李少爺已不在這裏了。那時阿寶連忙把門外的汽車夫喊進來。問他看見李少爺沒有。汽車夫道。看見李少爺帽子也沒戴。頭髮蓬亂。跑了出去。問他要車子嗎。他搖手說不要。問他到那裏去。他也不答應。筠青心中明白。可是現在要招呼病人要緊。便向汽車夫道。



這位陳先生受了傷。趕快要送到醫院裏去。愈速愈妙。現在到那個醫院裏去呢。汽車夫想了一想。道：此地最近的醫院。還是那個廣慈醫院。這裏從辣斐德路一轉灣。便可到了。這時黃筠青一無主意。誰說那個醫院好。便是那個醫院。幸虧他們的草地很廣。開了短欄門。把汽車開了進來。三個人勉強把陳士華抬上汽車。黃筠青也陪了他到醫院中來。醫生是個法國人。看了一看創口。知道子彈沒有出來。而且那個地位是在左乳下。說是很危險。那個院長。年已七十餘了。一把很長的白鬍子。只是搖着頭。又問筠青。你是他的什麼人。筠青漲紅了臉。說是他的親戚。院長向筠青端相了一下。見伊眼淚還含在兩眶之內。便也不再問下去了。又向傍邊的看護女士們。操着法國語。咕嚕嚕一陣子。看護的女士。因問筠青。道：他家裏還有什麼人。都住在上海嗎。筠青道：他有一個母親。新近故世了。家



裏只有一位嫂子。哥哥又在外國。他的家裏不住在上海。還住在嘉興。看護女士道。他還沒有娶夫人嗎。筠青低着頭。用一種極幽咽的聲音道。沒有。看護女士又用法文翻譯給院長聽了。院長又用法文說了一大篇的話。又不住的把一雙炯深碧綠的眼睛。望着筠青。看護又傳述給伊聽道。院長說。現在不知道這子彈在什麼地方。這是要用手術檢取的。不過是很危險的。要是他家裏沒有人出來。是什麼人可以做主。又問問這位密司。是不是他未婚妻。倘然是的。當然也可以做得主。此刻這位先生是在危險時期。救他的生命要緊。用不着再害羞不說了。院長教我問問你。筠青想想。院長這話是不差。到了這個時候。我難道還有什麼顧忌嗎。便點了一點頭。那時陳士華也有些清醒了。他們所談施行手術。及筠青承認爲未婚妻的話。他都聽明白。他心中自然有一點兒寬慰。他便吩咐筠青。



不必打電報通知嫂子。由你做主就是了。況且我自己也願意更沒有別人抱怨的。冬天苦日短。天已漸漸有些兒黑下來了。院長道。今天且到X光室中。試照那粒子彈。留滞在什麼地方。待明晨再用手術檢取。今天有許多助手都不在院。一時召集不及。天已經是夜了。準備好了。待明天再施手術。那一天晚上。筠青就給他住在醫院中。幫同在院的看護女士們。看護士華。幸虧廣慈醫院離筠青家裏還近。黃太太直到吃過了夜飯。方帶着元吉回來。今天和了一副三元牌。贏了有一百幾十塊錢。十分高興。喜孜孜的回到家裏來。那元吉已是在汽車裏睡着了。誰知家裏却鬧了這們一個大亂子。回家以後。見筠青不在家中。問起阿寶。阿寶說了一個大略。黃太太急得只是跺脚。又疑心阿寶是個小孩子。纏說不清。阿寶說。三小姐剛纔打過幾回電話來。問太太回來了沒有。醫院裏的電碼。我記



好在這裏不信。可以打電話。找三小姐回來問伊。黃太太一面教阿寶安排元吉睡覺。吩咐不要告訴小少爺。一面自己搖着電話的聽筒。只是發抖。好容易接着了筠青聲音。筠青却說電話裏不好講。除非自來一趟。黃太太道。那末醫院裏門沒有鎖。我就來吧。黃太太到了醫院裏的一個招待室裏。只有他們母女兩人。筠青見了母親。一句話沒有說。已是眼淚似珍珠斷了線一般。直滾下來。黃太太見了女兒哭。也止不住哭了。說道。我聽得阿寶說。到底爲了什麼事。這個畜生。用如此狠毒的手段。現在士華怎麼樣呢。還沒有性命之憂嗎。我得去看看他去。筠青道。媽不必去看他吧。大家心裏反而要難過。子彈還沒有出來。明天還要施手術開肚皮咧。黃太太聽了。只是搖頭歎氣。筠青道。還有一件事。士華的意思。不願意張揚。所以我想打電報給他家裏。也不許我打。現在知道的人很少。剛纔送



到醫院裏來的汽車夫。給了他二十塊錢。叫他不要亂說。家裏除了阿寶以外。也沒有人知道。黃太太道。那末光啓呢。筠青道。自己的汽車也沒有坐。不知跑到那裏去了。黃太太坐了一坐。只得回家。到了明天。黃宅一清早。便得着一封本埠寄來的快信。面信上寫着黃筠青女士親啓。一望而知是李光啓寄來的了。黃太太立刻叫阿寶坐了黃包車。送到醫院裏去。筠青拆開來看時。上寫道。

筠妹鑒。今天的事。過後我非常痛悔。一時的喪心病狂。做出這事來。我知道無可恕宥。我也不承望人恕宥。不知道陳君的傷勢如何。若是陳君傷勢無礙。我當遠走天涯。讓你們兩人結成嘉偶。若是陳君因傷而死。我犯了殺人之罪。更無面目見汝。我也不願受囹圄之苦。我自自決之法。別矣吾妹。幸自珍重。光啓臨行前之五分鐘寄。



筠青收到那封信時。正是醫院中給陳士華施行手術。將要開肚皮檢取子彈的當兒。伊本來也想跟入手術室內去。但是那位院長不許伊進去。說除了我們施手術的人外。無論何人。都不許進去。我們做慣了那種事的行所無事。不算一回什麼事。一個月裏。就要施行那種手術好幾回。沒有看見過的人。膽小的還要當場暈過去。那末我們大家在緊張的當兒。那有餘閑再顧到別人呢。筠青被他們阻住了。只好一個人留在一個空屋子裏。施了手術以後。據那班助手及看護人的報告。子彈是籍出來了。却是傷了內臟。性命還未可保。可是陳士華的神志。却是清楚得多。黃筠青依然衣不解帶的在醫院裏看護。這個中華大學校。自從星期六開過了這個毛絨線衫展覽會以後。便有三個學生。從此不到學校。這三個學生。便是兩件毛絨線衫的所有者李光啓和陳士華。一位便是親手織那



件毛絨線衫的主兒黃筠青女士了。陳士華在神志清醒的當兒。他總不明白李光啓爲什麼和他抱着這樣深仇宿恨。在幾句齟齬的言語中。便拔出手鎗來。要置他的死地。他本沒有到展覽會去。所以也不知道有兩件毛絨線衫的內幕。但黃筠青却胸中雪亮。知道是自己闖出來的禍。然萬不料因此却害了自己的愛人。伊心中一萬分的懊惱。一萬分的難過。想到陳士華倘有差池。完全爲了伊而犧牲。如何對得住他。自己還能存留在世界嗎。伊想這事非完全告訴陳士華不可。伊於是傾筐倒篋的把光啓如何的暑假以後。住到他們家裏來。從前一向是疏遠的。忽然表示親近。每日約伊和家裏人一同去游玩。雖然明知他在追逐伊。但爲着近支的親戚。更關着母親份上。也不好拒絕他。不過我心無他。這是自己知道的。那時恰巧你又始而因爲母親的病。遲遲不來。後來又爲着奔喪回



去了。他却住在我家裏。每逢星期六。由學校中回家。總是坐着他的汽車回去。那又不好意思回絕他。千差萬差。那一天。不該把給你織而未完工的一件毛絨線衫在汽車中帶回去。因爲那天西風驟起。我想早完了。待你一到上海。就可以穿上身了。却不料被他所見。一定要詰問是爲什麼人織的。我當時便只得扯謊。說是一個女同學轉託的。混了過去就完了。他却說也要一件毛絨線衫。而且就要這一件。我想不給他。更加使他起疑。於是便允許給了他。趕緊同樣的又給你再織一件。但是我心惟天可表。並沒有同時想見好於二人之間。因爲他強取硬索。敷衍他過去就完了。我的罪惡。就是給你這件毛絨線衫的時候。沒有告訴你同時已有同樣的一件。送給李光啓了。不想忽然同學中開起那個一向未曾有過的什麼毛絨線衫展覽會來。我又揣測你們兩人必然都送去陳列。但又



聽說送去陳列的毛絨線衫有數百件之多。微天之幸。或者混得過去。也未可知。我自己所以上午就回家。後來你來了。也知道你沒有到展覽會去。心裏一寬。却不想始終逃不出一劫。華哥。這都是我害了你。我百死不足蔽其辜。筠青說時。伏在陳士華的身上。哭得似淚人一般。可是陳士華却一無淚容。他撫着筠青的香肩。一手又在梳掠伊的秀髮。他微微的歎了一口氣。說道。我知道你的心。這可以算得飛來橫禍。本來橫逆之來。誰也不及防備的。總是我們倆太要好了。生出那種魔障來。但無論如何。打不開我倆的摯愛。因為我雖然肉體上吃了些虧。精神上却得了十分愉快。我自己知道受創很重。但是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即使我的體魄死了。這一點精神是不死的。我也不怨李光啓。一個人誰能不死。譬如不遭這個橫逆。一場病死了。又怎麼樣呢。只要你的心中有我這樣一個人。



我已經可以含笑在九原之下了。果然陳士華的創傷。在剛開割的兩天。形勢尚好。到後來胸間疼痛。又發了燒。連日寒熱不退。那施割症的人。最怕的是發熱。那位老院長每次來看時。老是皺眉搖頭。不過也沒有說什麼。依舊服藥打針。筠青問問幾位看護的女士。他們也不敢說絕望的話。只說聽得院長的話。尚沒有過危險時期罷了。可是形勢日惡。到後來時。時昏暈過去。有時醒來後。張目四望。看見黃筠青還是站在他牀前。或是坐在他牀沿。便微微的笑了一笑。最後不能不寫信報告他的家裏。他的嫂子也來了。愁人相對。到底也沒有辦法。還沒有到一星期。陳士華一個大好青年。竟拋撇了他的愛人而逝世了。李光啟也是鴻飛冥冥。一去無蹤。自從馬斯南路出門以後。一些兒沒有消息。不但是學校裏沒有他的影蹤。連他父親的分號裏。他一向去那裏支取費用的。也一星期有餘。沒



有見他來。汽車夫本是透支了兩個多月薪工的等了他好幾天不來。也只得去另尋主人了。陳士華臨死時。吩咐對於李光啟不必起訴。他說死的已經死了。便是把李光啟抵了命。難我道還能復活嗎。加着黃筠青曾把光啟寄來的信。也給士華看了。士華怕一經起訴以後。又要牽累筠青。以嫌疑繫獄。所以他說不向光啟報仇。是出於自願。那知在陳士華故世了一月以後。黃筠青又得着一封怪信。那信是一個船上的茶房送來的。筠青拆開來看時。裏面一張照片。那照片不是李光啟是誰呢。照片的背後。疏疏落落的寫上幾行字道。

我已探得陳士華在上月已以傷重死於醫院中。陳士華死。我亦安能獨活。我所以不自首者。一爲免起葛藤。致爲吾妹名譽之累。一則我亦不能受此囹圄之苦。前書與妹言。我有自決之法。今當實踐所言。碧海



蒼波是我葬身地也。

光啓絕筆

那個茶房還說道。我們是從香港開到上海的船。這位先生是趁的大餐間。晚上很夜深了。他還在甲板上。我們請他去安睡。他說今晚月色甚佳。他還要看看月色。我們也不去管他了。及至明天一早送晨餐去。榻上就不見了他。四處找他。也找不到。後來方始發現一張紙條子。留下這封信。始知他投海而死。那個條紙上說他姓李。他有一隻皮箱。裏面有幾件衣服。說是不要了。另外有十塊錢一張鈔票。說是把那封信送到此地來。作為謝儀。一位年青很强壯的青年。不知爲了什麼事投海死了。真是可惜。黃筠青經此兩重極大的刺激。伊也想自裁了。無奈黃太太防備很嚴。一刻也不離開伊。學校裏當然不再去了。在家裏黃太太睡也睡在一房。每



天向伊哭道。你儻然有什麼差池。我的一條老命也不要活了。兄弟年小。而且是有病的。將來不知怎樣。你也可憐可憐我呀。黃筠青一向又是很孝伊的母親的。也覺得自己未能下手。但是黃太太見伊終日愁眉不展。伊想住在這個地方。終不免觸景傷神。從前所以住在上海。一半也是爲着筠青求學起見。現在伊書也懶得讀了。我們還是離開此地。回到杭州去吧。筠青的家中。在杭州本來也有一座宅子。此刻也是空閉在那裏。到了杭州。也可以借那湖光山色。天然的景物。蕩滌愁氛。身體也可以康健些。原來筠青這時候積憂成病。大有消瘦之狀。黃太太把這個計畫。和女兒商量。筠青也很贊成。因爲陳士華的棺柩。也想移葬在杭州。曾和他的嫂子商量過。擇水木明瑟之區。買地一方。周圍種一點花木。筠青不時可以來看看。就好比在莫干山槐陰之下一般。到了杭州以後。筠青把葬事



料理清楚以後。偶然也作湖上清游。不過玉容憔悴。時與藥爐爲緣。杭州尼菴極多。很有許多大家閨秀。妙齡女郎。受了激刺。皈依空門的。時光容易轉瞬。又是初夏了。那一天。陳士華的嫂嫂從嘉興到杭州來。便來看訪筠青。自從士華故世以後。筠青雖沒有過門做陳家的媳婦。却好像已是陳家的人了。和士華的嫂嫂。雖然以姊妹相稱。却似妯娌一般。嘉興到杭州路又不遠。他們却時相往還。士華的嫂嫂。很可憐筠青。見他鎖日雙眉緊鎖。以前是個豐容盛鬢的面龐。現在逐漸消瘦。要勸慰勸慰伊。也無從勸慰。只好借着大自然的景色。藉以消遣。每天老是雇着划子。和筠青兩人在湖中蕩來蕩去。那天伊忽然說道。此地清波門外。有個白蓮菴。妹妹去過了沒有。筠青道。是個尼姑庵嗎。和我們家往來的。却有一個青蓮庵。不在清波門外。陳少奶奶道。白蓮庵裏有個慧雲師。是我最要好的姊妹。



從前我們還是同過學的。而且論起親戚來。和我們較遠。和你們反而近一點子。和你够得上稱爲表姊妹。這個人是和藹極了。從前我和伊談過妹妹的事。伊聽了甚至於下眼淚。我們今天去訪伊。伊一定是歡迎我們的。筠青道和姊姊同過學。一定也是一個女學生了。伊爲甚麼出家當尼姑吧。陳少奶奶微微的一笑道。伊的出家。當然也有原因的。不過伊不肯說。我們也不能知道伊的詳細罷了。或者你將來自會知道。說話中間。那湖艇已到了清波門外的白蓮庵前。是一帶粉牆上。嵌出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篆字。門前潔淨無塵。沿岸却有兩棵大槐樹。時當初夏。已經濃陰密佈。槐陰之下。有兩條白石的長櫂。黃筠青走到那裏。觸景傷情。猛可裏又想到去年莫干山的槐陰之下。和陳士華聯坐在大石之上。促膝談心的情況。幾乎淚珠兒滾了下來。因恐怕被陳少奶奶所見。連忙忍住了。

在山門的東首。另外有個小小關門。輕輕的剝啄幾聲。便有個老婆子出來開門。那老婆子見了是兩位女客。前面的一位是認得的。便道。這不是陳少奶奶嗎。又向筠青相了一相。說道裏面請坐。陳少奶奶道。慧雲師在家嗎。老婆子道。在家在家。伊一面關門。一面便直着喉嚨喊道。慧雲師有客來了。却見裏面走出一位少年尼姑來。面目清秀。精神飽滿。雖然是個出家人。臉上却白是白。紅是紅。穿了一件澹藍色長僅過膝圓領的布衲。却洗得非常清潔。白麻紗的長統襪。腳上套着一雙麥黃色雙梁僧鞋。兩脛圓。仍掩不了以前的曲線美。頭上剃得精光。顯露出一頭的青痕。真是個是頂上圓光。牛山濯濯了。可是伊的長眉入鬢。一笑露出兩個渦兒。無論怎樣。隱藏不去伊的自然美麗。伊站在那裏。要比黃筠青高半個頭。可算得是身長玉立了。伊出來迎客的時候。還是高捲了一雙袖子。露出了





兩隻淺絳色的臂兒。見了陳少奶奶。便嚷道。蘊真姊。你好啊。到了杭州。也不就來看我。陳少奶奶道。怎麼說不來看你。現在不是到你庵裏來了嗎。不但我自己來。而且還介紹了一個好友同來。這位便是我以前和你常談起的我的黃筠青妹妹咧。慧雲便走過來和筠青握着手。很親熱的說道。就是這位黃小姐嗎。那是我歡迎得很咧。請到我房間裏坐吧。伊那時就在前引導。陳少奶奶隨着伊在後面。笑着說道。慧雲師。你不是在和人打架嗎。不然。撩拳勒臂的在那裏做什麼呢。慧雲道。我們藏經樓上的經卷被蟲蛀了。老師父吩咐我們。趁着這幾天的好太陽。搬出來曬幾次。所以我們這兩天。早晨把經卷搬出來。攤在院子裏。晚上依然收好。此刻剛收拾好了。便聽得你們來。你倒又來尋開心了。一路行來。便到了慧雲房中。又見伊的房中。樸素異常。不聞綺羅之香。微覺旃檀之氣。黃筠青自從



走進了這白蓮庵。祇覺得一股清氣撲人。好像一塵不染。萬慮俱消。早已生了歆羨之意。而且那位慧雲師和筠青不知道夙世有什麼因緣。一見如故。在這幾個鐘頭以內。恨不得把自己肺腑中的話都掏出來。再沒有那樣熱情的。大概慧雲也是一個情場失意人。受了極大的激刺。所以勘破塵網。皈依空門。伊覺得陳少奶奶紹介伊這個朋友的確是個好朋友。伊自從出家以後。到底覺悟了好多。對於黃筠青發了許多勸導的話。都是打入黃筠青的心坎。是黃筠青近來所未曾聽到的。這白蓮庵自己還有種茶的山田。慧雲泡了自己本山的茶供客。起初煮茗清談。後來堅欲留他們兩人吃了夜飯纔去。蔬笋風味。自是不惡。慧雲要解去筠青的愁悶。還說了許多開導解脫的話。不想自從這一回。筠青便存了出世之想。伊本來不預備再嫁人的了。在這裏長齋禮佛。度此一生。也算是報答了。



陳士華到後來陳少奶奶回到嘉興去後。伊一個人常常的尋到白蓮庵內。和慧雲談天。一談就是幾個鐘頭。兩人甚是莫逆。有時談到深更。便留住。在白蓮庵內。與慧雲聯牀共話。從此伊的出家之心更堅決了。屢次和慧雲說了。要拜庵中老師父爲師。實行薙髮出家。慧雲勸伊在家修行。也是一樣。你倘然在家中住得厭煩。常常到我們庵裏住幾天。也無不可。但是筠青意志甚堅。非削髮不可。起初和伊的母親商量。黃太太當然是對伊哭哭啼啼。萬萬不能答應。最後筠青解勸給伊母親聽。譬如我嫁了一個人。也要離開家庭。或者跟了那個人。天南地北的跑開。也未可知。現在我始終在杭州。離家很近。常常可以回家中來看望你們。有何不便。你們要阻擋我。難道還希望我再嫁人嗎。說到那裏。筠青已嗚咽不勝了。黃太太無法。也只好聽伊。在最初幾天。筠青剛披薙的當兒。黃太太自然十分



難過。連元吉小弟弟見了好姐姐薙了一個光頭回來。也捧了伊的頭。大哭了一場。到後來也漸漸覺得平澹無奇了。黃太太被伊的女兒所感化。也常常吃素念佛。黃筠青由老師父取名慧因。從此天天和慧雲在一處燒香禮佛。只是伊的身體嬌弱得很。大約又經了這一個刺激。古人說的憂能傷人。一個月裏。倒有半個月是在病中的。據那位陳士華的朋友周醫生說。他們姊弟兩人。都是有肺病的。因此慧因在白蓮庵裏。也不過帶病延年罷了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3180B

